

熱帶文藝叢書第二卷

黑色牢門



雲裏風著

文匯出版社印行

內容介紹

本書計收集了六個短篇，計八萬餘言。作者從現實生活中發掘了健康的題材，通過樸實的筆調，忠誠的描繪了現社會中可憐可憎與可愛的斷斷。尤以「火炬運動」這篇，作者運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客觀的報導「火炬運動」的動盪及一般人的反應情形，的確是一篇難能可貴的反映現實作品。至於當做本書序文的二篇隱喻性散文，寓意深刻，筆鋒簡潔有力，給讀者們明確的指引着一條健康的路向……

熱帶文藝叢書第二卷

黑色牢門

雲裏風著



文滙出版社印行

目錄

夢警集（代序）	一
（一）夢境與現實	
（二）文明人與瘋子	
槓頭	一一
芋頭龍	三二
發財夢	五〇
黑色的半門	六九
火炬運動	八五
濃烟	一零三
後記	一四五

夢囈集(代序)

(一) 夢與現實

當我在現實的生活中四面碰壁之後，往往就會心灰意冷，感到悲觀起來，於是我就會做夢，把未來的一切寄托於虛無飄渺的夢境中，希望從夢境中得到一絲安慰與滿足。

昨夜，我又在做夢了；不但在做夢而已，而且還夢見我在做夢。

在夢中，我發覺我是在一間十分幽雅精緻的房間中。這個房間，有最新式的時髦設備；左角放着一架鋼琴，鋼琴的旁邊有一隻寬大的書桌，上面堆了許多我所心愛的書冊；右邊放着一隻冰櫃，上面放着一架收音機，四壁掛滿了許多名畫的畫卷；地板全是鋪着光滑的大理石，晶瑩如白雲然。這時，我正站在一隻鋪着白色絨毯的彈簧牀上，牀邊站立一個白衣的女子。這隻牀，真是柔軟得很，而且那白色的軟絨毯還夾雜着一股濃郁的香水氣味。我側着身子，把臉朝外一看，那邊正有一個窗，一抹朝陽從窗口騰壁似的照進來，光芒映照在雪白的大理石的地板上，閃閃着點點金光。在窗外，我看到那正是一個幽雅的花園，有許多青翠蒼鬱的樹木，以及各種各樣的花卉與草。

正在這時開放，爭妍鬥豔，微風吹來，芳芬襲人，蝶兒在花間飛舞，鳥兒在樹頭跳躍，我的整個身心陶醉在這美好的風景之中了，我暗暗的為自己慶幸，能够生活在這麼一個詩情畫意的環境中。

我彷彿覺得有些口渴了，於是我呻吟了一下，那個跪在床邊的白衣女子，便立刻端來了一杯清茶，我喝了之後，覺得舒爽了許多，定睛一看，這個服侍我的女子竟是一個那麼漂亮的人，有青春、有美、有活力。住在這麼雅緻的屋子裏，而又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女子服侍我，那該是享盡人生無上清福，我的心因而有些飄飄然。於是我立刻又想起了窗外的花園，我猛地從床上翻身起來，跑到花園中去散步，呼吸新鮮的空氣，但却被白衣女子阻止了。

「先生，你不能起來的，好好的躺著吧！醫生就要來了。」

「甚麼？醫生？他要來幹嗎？」我感到無限驚奇。

「先生，你大概糊塗了呀！你是在這兒養病的呀！」

「哦！養病？」我的心起了一陣麻痺，但仍感疑惑，我不願從他的勸告，翻起身來，鼻端四肢柔軟無力，但覺眼花撩亂，恍如天搖地動。我忽然倒下了，我感到悲哀，我真想不到素來強健的身體怎麼竟會倒了？再看看那精緻的房間，幽雅的花園，尤其是那俊俏的女護士，却使我無所留戀，我的心只有一片空虛。

不久，果然有一個醫生來了。他替我診了脈，對護士搖頭，表示病況未有起色，繼而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針。女護士又餵我一盞藥水，我終於又昏昏然的睡下去了。

於是，我又在昏昏然中做梦。

這回，在夢中的夢中。

我竟像是個術士，駕御着風，冉冉上昇到天堂去了。

當我一脚踏進天堂的大門，立刻有一羣白衣仙女，熱烈迎接，她們把我帶進了一座巍峨雄偉的宮殿裡，這座宮殿的建築，我說不出它的偉大，牆壁地板及柱子，全用金銀鑄成，而且還飄飄烈風，黃白輝映，鮮艷奪目。宮殿上座有一個白面大人，危然正坐，大概就是上帝吧！我心裏這要麼。上帝兩旁列坐許多人，個個紅光滿面，狀至怡和，但卻沒有一些陰笑。他們看到我來，都表示無限歡迎，賜我上坐之後，上帝特地命令仙女們奏歌起舞，歌聲更清脆悅耳，絕非凡間噪音可比，我的內心有難言的喜悅。歌舞既畢，乃大開筵宴，席間，山珍海味，佳釀美酒，皆非凡間輕易可得；而仙女尤敬酒不絕，一時觥籌交錯，快樂無邊，真不知煩惱為何物。我心正陶醉中，席散了，這時上帝却露出了一副神祕的面目！他向我討生之証件。

集 夢

「怎麼行呢？這是我生存所依賴之唯一証件，一旦不能無它的呀！」

「是的」。上帝冷然的答說：「可是你該知道，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當然知道，這裏是天堂。」

「不錯，這裏是天堂，但是你還不知道，天堂裏是不容凡間的渣人涉足的，所以要想在天堂裏享樂的人，他們都要擺脫紅塵，和凡間俗態，換句話說，就是他們都得死去，因此他們便一定要交出生的證件。」

「什麼，來天堂的人都是已經死了的人，那麼我也是已經死了？」我感然地問。

「是的，你已經死了，否則你便沒有資格來到這個高等的地方。」

呀！我已經死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囚獄呀！我怎麼竟會死了的呢？我不要死呀！我要好好的活下去的呀！於是我向上帝要求，希望仁慈的上帝能够同情我，賜給我生之權利。

「你既然要生存，你便得立刻離開這裏——許多人正求之不得的天堂。」

「是的，我願意立刻離開這裏。」我爽然的答，毫無遲疑。

「可是凡間的生活是多麼的困苦呀！你會懊悔嗎？」

「不，我不懊悔，只要我能够生存，我便將感到滿足，幸福。死，這是我絕對不願意的。」

「好，你這該笑的东西！」上帝忿然的說。終於他右手一揮，命令原先迎進我的仙女們，把

我從天堂裡逃了出來。她們送我到大堂的大門口，又盡力一推，我終於翻身直下，身體飄落太空，一時驚悸萬分，落地時，重重的跌了一交，終於回到夢境，則仍然躺在彈簧床上，但全身已被冷汗濕透了。定睛一看，醫生及白衣護士又在床前。

這回，醫生又替我診了脈，說我病況已愈，可以離開這個地方。我聞訊之下，不勝雀躍，特地請求醫生給我再注射一支補針，以期能健康身體，好與生活搏鬥。醫生應諾，在我的右臂上打了一針，我痛極而呼，終於清醒，回到了現實的境界。原來我正躺在一間陋室內的一隻破帆布床上，臂上正被一毒蚊所咬。

清醒之後，回想夢境，覺得做夢真是可怕！住在一間稱為精緻的屋子裏，便得生病；而想在天堂裏享樂，便得死去；這於我都不願意。我深深的爲我自己尚在人間而慶幸，我想我以後再也不應該做夢了。繼續睡時已厭六下，因乃翻身起床，覺得這個世界愈加可愛，帆布床，陋室，皆可留戀。我連忙盥洗完畢，出門走到野外去，頓時忘了過去的許多挫折和苦痛了。

(二) 文明人和瘋子

不知是爲什麼，我忽然聽見人們稱我爲瘋子。

我感到極端之懷疑與詫異，因爲我知道瘋子是沒有理智的，然而我的理智却很清醒。

然而，不知怎樣的，我竟脫光了衣服，一條不掛的，在一條文明而熱鬧的街道上走著。人們因之就稱我爲瘋子，而我也任由他們稱我爲瘋子，既不整鬚，也不生氣，只管走自己的路。

街道兩旁站著許許多多的人——當然是文明的人，像是在看熱鬧似的，男女老幼都有，當然其中也分有富貴與貧賤，不過他們却都有穿衣服，雖然不很劃一：顏色，式樣，質料，都有不同，但在我看來，却一樣不台式，一樣令我好笑。

而他們對我也一樣的感覺好笑。

「喂！你們看，一個瘋子來了。」一個人這麼說，於是數十對以至於數百對的眼光都齊集在我的身上來。我覺得那數十對以至於數百對的眼光都透有一些冷意，於是冷意圍繞在我的週身，我微微的起了一陣顫慄。

「呀！你們看，他的身體多難看呀！生滿了毒瘡呢！」又一個這麼說。

我的身體是否生滿了毒瘡，我不明白。但我忽而感到全身有些痛了，於是我立刻又想起我的身上並沒有毒瘡，那只是皮膚的傷痕，因為沒有敷藥，所以傷口偏了，腫了，生膿了，雖有些類似毒瘡，但本質却大不相同，於是我好象受到了莫名的寬屈，覺得需要向他們申訴，爭辯，使他們能够明瞭。然而不說，我的喉嚨已經沙啞了，我的嘴吧儘管在說，但卻沒有聲音；或且是有聲音，但是他們却都無聽見。

我連忙把嘴巴閉起，因為我生怕被他們發覺，而又稱我為啞巴。瘋子外加啞巴，雖未能有損我身於毫毛，但心裏也總覺難受。

果然他們沒有稱我為啞巴，我暗暗歡喜，但他們又在繼續對我評論了：

「噢！他為什麼不穿衣服呢！」

「是呀！假使他穿了衣服，身上的毒瘡（？）豈不是就看不見了嗎？」

「呀！你們看，他還有一個個兩頭呢！」

「那夢，他應該戴一頂帽子呀！」

於是他們好像都很同情起我來，有的說他家有一頂舊帽子，想拿來給我戴，有的說他家有一套祖公遺留下來的破衣服，想拿來給我穿。他們希望給我一些佈施，從而得回一個熟香家的獎

夢。

然而這回我却極端的生氣了。

原先他蹂躪我身上的鞭痕爲審察，現在又蹂躪我頭上因碰了多次硬面引起的痛楚爲懶懶頭，而且居然還把我認爲侮辱的對象，這是給我人格上多大的侮辱！我終於發憤起來，走近他們，想和他們評理，豈知我的足跡所至，原先所有的許多人，不管是男女老幼，富貴貧賤，都嚇得逃跑了，而且還爭先恐後，惟恐落伍。這時，一個戴高帽子的人帽子不幸掉了，我於是看到他正是一個懶懶頭，一個穿名貴衣服的人衣服不幸被人擠破了，於是我看到他的背上正有一個大瘡疤。

他們居然都怕我？——一個被他們稱爲瘋子的人。我因而感到有些好笑，同時也有些傷傲；然而却也有更多的悲哀。因爲我找不到評理的對象，我無法使人們對我的冤屈有所了解。——只好繼續前行。

然而我的腳底已經脫皮，起泡，非常之痛了。我很想找一雙草鞋子，因爲我知道我還得走非常遠的路。

在溝渠邊，在垃圾堆裏，我始終找不到一雙草鞋子，但是我却被幾個突如其來的匠匠所攔。匠匠們在一間非常堂皇的文明的屋子裏向我盤問，終於發覺我並不是瘋子。但是他們對我

說，這真是一個文明的國度，文明的國度裏最要講究的就是禮貌，所以他警告我不得赤身露體在街上行走。最後他們很慷慨的給我穿了一套西裝，一雙皮鞋，還打了一條領帶，還戴上一頂精緻的帽子，還給我一枝手杖。終於把我放了出來。

於是我又在這條文明而熱鬧的街道上行走。

街道的兩旁同樣的站了許許多多的人，而且我還認得他們就是原先的一羣，他們那數十對以至於數百對的眼光也仍然驚奇的向我注視，卻已沒有冷意。

「多高貴的一個紳士呀！」我聽到許多恭維我的聲音，我於是裝腔作勢，昂首闊步，而他們對我之恭維更甚。

然而我漸漸感到全身有十分的不自然，帽子沉重的壓在我的頭上，像塊大石頭；衣服不但黑黢，而且還摩擦得我身上的肌膚腫脹作痛；領帶不知怎樣竟愈來愈緊，幾乎使我無法透氣；而脚上的皮鞋，更沉甸甸的使我幾乎無法起步，我因而感到憂鬱，惶恐，與非常之不安。

終於，當我走到街道的盡端時，連忙迅速的把帽子，領帶，皮鞋，西裝，一一除去，恢復了原先一絲不掛的真面目，但思手杖或有用途，因之緊執在手，然後向前疾趨，不敢回顧，生怕又被文明人所捕。

後面傳來了一陣文明人的呼喊聲。而我却始終不敢回顧，只是向前狂奔……



積頭

(一)

阿民護一早就急急的下坡去，直到中午才回家來，到了家裏，她把那幾張從三教主堂求到的靈符和一包神藥小心翼翼的放在觀音娘娘的神案前之後，就沉着臉很嚴肅地對正在煮飯的女兒說：「是，的確是喫了積頭，三教先生也是這麼說的。」

「那麼有辦法解嗎？」她的女兒很關心地問。

「辦法是有的，三教先生賜下一種符藥，就是連喫十天，就會清淨」。她一邊說，一邊拿了掛在鐵線上的面巾搽了額上及頸間的污汗，然後，便在飯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來。

「要多少錢呢？」女兒一邊問着，一邊給她倒一杯開水。

「不多，一百塊而已。」她喝下開水，潤了潤喉嚨，很輕快的這麼說了一句。

「要一百塊？」女兒睜圓着眼睛，發聲問。她暗忖：這一百塊錢至少要辛辛苦苦的掙一個月白頭，才能掙得到。雖然母親平時善於從菜錢上省下幾角，至少也得積數個月才能夠達到這

個數目。而且，唐山的大伯幾次來信，說他的兒子病得很厲害，需要錢醫治，如果把這筆錢匯回去，那豈不是「費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麼？然而母親偏不肯……

她心裏雖然這麼想，但可不敢說出來。

(11)

阿民嫂是一個尖酸刻薄，頭腦硬，而又十分迷信的女人，今年四十多歲了。她的丈夫阿民是一個五十開外的老實人，在一家商行做工，每月工資二百多元。他三餐回家吃飯，晚上則留在商行的辦事處裏。因為他生性樸實，而又很怕老婆，每月出糧都如數交給她，所以一切家務及經濟大權都操在阿民嫂的手裏。阿民嫂平日省用省喫，非常寒酸；但是拜神時，却又十分豪爽。

阿民嫂的女兒，名叫秀英，今年廿四歲了。她雖然生得不懶，但為人極實懶莊，且以孝順、勤勞出名——她頂聽母親的話。每天早上去割膠，下午料理家務，還替人做衣服，每月有一百多塊錢的收入，所以很早就有媒人來說媒了。秀英本人也很想早日找個歸宿，無奈她的母親偏要擇生辰八字，結果弄得這不成，那也不成，秀英便做一宗貨品，被換在母親的手裏，迄今仍未銷出去。

阿民嫂既有那麼一位馴順的丈夫，又有這麼一位好女兒，照理應該是很福氣呀！但事實上却不然。

她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炳森，今年二十歲了，是在十八年前向一個窮人買回來養的。原來她頭胎生下一個男孩，不幸只養了七天，便夭折了。第二胎便生下秀英。

這以後一直有四年，都沒有生過孩子，所以她就花了五百塊，買一個男孩子來，這就是炳森。起初，她還相當疼愛炳森。所以炳森雖然是繼嗣了親生的父母，却過了一段安詳美滿的孩童生活。可是等到炳森十二歲時，阿民嫂不料又生下了一個男孩子，取名阿福。阿福出世以後，炳森便失了寵。而阿福卻回並沒有夭折，一直被養到現在，已經有八歲了。炳森在這八年當中，可想而知道的是怎樣受窮苦的生活。

炳森生性倔強，熱誠，坦白，有奮鬥想，富同情心。他現在一間機器廠內做工，每月拿一百五十元的工資。他十二歲小學畢業時，本來該借再升中學，但不巧阿福在那年出世，阿民嫂便立刻打消給他升中學的主意。那時，阿民也會向她要求說：

「炳森這孩子相當聰明，就讓他唸初中吧！書讀多點對他的前途總是有幫助的。」

「你懂得什麼？唸初中，等將來阿福長大之後再說。」

「可是炳森年紀還小，停了學，能够做些什麼呢？」

「這個不用你操心，叫他跟秀英去學刺繡好了。」

阿民當然不沒贊成他的見解，但卻沒有辦法說服她。

這樣，炳森便得每天隨着姐姐去刺繡，直至前年學園一度被禁，而學價又告慘跌時，他才轉進現在的這家機器廠裏當學徒。由於生性倔強，不輕易接受父母的意見，有時候還要和阿民頂嘴，這就要引致她的惱恨了。

然而更使阿民感到悲哀與失望的是她那親生兒子阿麟，他不但乖，而且頭腦有點笨，不及炳森的聰明。七歲進小學唸書，第一年就留了班，到現在，「父母」兩字還寫得歪來歪去的。他每天放學回家，總把書包一丟，便和一班小流氓嬉遊去了。害得她要找他喫飯也得找上大半天。假使要他待在家裏看一回書或寫一兩字，那就得先給他一兩角錢哄着他；然而，她並沒有提訪時，他往往還是會偷偷的溜走。阿民雖然疼愛他，捨不得打他，但他居然動不動就向她罵出最難聽的惡話！逢着那時節，阿民的心真像被甚麼人刺了一針似的傷痛。

近幾天，阿民嫂發現了一件使她驚訝與忿怒的事情。在她看來，烟森居然和隔房的那個寡婦搞起戀愛來了！這個寡婦名叫明珠，是半年前才搬進來的，年逾三旬，頗有幾分姿色，人倒頂老實的。她的丈夫是一個小學教員，不幸在兩年前的病死，死後，並沒有留給她甚麼遺產，只留下一個六歲的孤兒和一筆並不很少的債務。她自己念過初中二年級，後來再經丈夫的指導及自己的用功，學問很是不錯。丈夫死後，她本來是在她丈夫的一個朋友所經營的洋貨店裏當書記，靠着自己的勞力，維持母子倆的生活。可是當她發覺那朋友竟也有意把她當做花叢時，她便立即憤而辭職，到現在，已近兩個月了，除了收一疊衣服在家裏洗熨之外，還沒有找到一份工作。當然，由於住在一起，日夕見面的緣故，烟森和她便混得很熟，有了常常交談的機會。

其實他倆的談話原也是平凡不過的事，起初阿民嫂也不疑有他。可是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十點鐘左右，忽然阿民嫂感到肚子有些痛，要去大解，所以就爬起来，走向廁所去。當她打從和她相隔兩個房間的烟森所住的房門口經過時，却發覺烟森並不在裏面，門是半掩着的。她正在暗自驚疑，忽然聽到隔壁明珠住的房間裏有人談話的聲音，她連忙蹣手蹣腳的走到明珠的房外，伏在板壁處窺探。只見明珠的房門正敞開着，烟森和她對坐在一盞四十燭光電燈照耀下的桌子旁，烟森的面前放着一本書。這時，他倆正在吱吱唔唔的交談着，好像很親密的樣子。但因為他們所

講的是國書，阿民護半句也聽不懂。可是，他側面上不時流露出甜蜜的笑容却是明明白白的。

「還像什麼話？本來男女授受不親，現在每孤男寡女，深夜同在一間房子裏，談談笑笑，難道還會有什麼正經的事麼？」阿民越想越心裏很不舒服，但她仍然很有耐心的伏在那邊。只見炳森不知說了一句什麼之後，明珠焉地垂下頭來，顯出一種頗為傷心的神氣，連說話的聲音也小了。炳森欠一欠身子，左手伸進褲袋裏掏出了三張紅色的十元鈔票放在明珠的面前。明珠起初是極力推辭，要把鈔票塞回在他的手裏，但是他抓住她的手腕不放。後來，明珠終於收下來了，他倆又是一陣吱吱唔唔的談着。明珠的臉上露出十分感激的表情，並且還做了一個苦笑。

阿民看到這裏，好像觸到一道電流，全身的細胞都緊張起來。胸部好像被什麼人無意間塞進了一塊石頭，只感到一陣陣的悶痛，連呼吸也感到急促了。

「狐狸精，下流，無恥，真想不到！她竟引誘我的兒子。平時一副老實相，原來都是假正經。」她這麼想着，真恨不得立刻直進去把他們扭來痛打一頓。但是就在這時候，炳森已把桌上的那本書拿在手上，向明珠說了一句甚麼話，就向房門走來。阿民護連忙三步併做兩步跑回自己的房子裏，這大便也縮回腸子裏去了。

接着她聽到炳森輕輕的關門聲，也聽到明珠輕輕的關門聲。這以後，一切都靜下來了。阿民

她躺在床上，睜大眼睛，足足失眠了一夜。

(四)

第二天清早，阿民被個五點多鐘就起身，這時，秀英正在煮飯，準備要去割樹膠。她看見母親這麼早起身，頗為詫異地問：

「媽！爲甚麼這麼早起身？」

「沒什麼」。她愛理不理的用鼻孔回答了一句，便在廚房裏的一隻方檯上坐下，像一隻蟻伏着的那，正在等待獵食老鼠似的。秀英猜不到她的心事，也便保持沉默了。

過了不久，明珠也起身了。她把昨晚收到的許多睡衣捲成一堆，牽着要到天井內的水池旁去洗。當她一腳踏進廚房時，意外的看到阿民，於是她也詫異地說：

「呀！阿民，早！」

阿民睜了她一眼，側着頭，狠狠她吐了一口唾沫，一句話也不說。

明珠看到這情形，暗自納罕，但她也正如秀英一樣的猜不到她的心事，她只認爲這是阿民變的怪脾氣。因爲當阿民瘦了神之後，是最忌人家和她交談或是向她打招呼的，所以她也就還自

洗衣服去了。

這一天，阿民嫂沒有一刻安寧過。在她的心裏，好像有千萬隻螞蟻在蠕動着，她隨時隨地在監視明珠的行動。明珠洗衣服時，她就坐在廚房裏；明珠晒衣服時，她就將椅子移至後院門口；明珠煮飯時，她就借意燒開水，在廚房裏待着；明珠在房間裏，她就探頭探腦地在她房外巡邏。

可是當明珠的視線和她打交鋒時，她却又不屑似的側着頭，板着臉孔，走了。

這些舉動，當然都被明珠看在眼里，「奇怪！阿民嫂平日跟我感情好好的，今天爲什麼會這樣臭面色。」她除了感到疑惑以外，也就不去管她。

那天晚上，炳森放工回來，沖了涼之後，便坐在明珠的假桌旁邊，看她燙衣服。他州又是右說有笑的，直把阿民嫂氣得七竅生煙。

吃晚飯時，阿民嫂始終板着臉，沒有一點好顏色。炳森知道她又發誰的脾氣了，於是匆匆的吃飽之後，便獨自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過了許久，炳森正在房裏看書，却聽得阿民嫂把他叫到她的房子裏來。

「媽，有甚麼事嗎？」炳森疑惑地問。

「你坐下來，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她雖然滿懷的怒氣，却裝着很慈祥的樣子說：

「最近有一個媒人，介紹了一個女子，今年十八歲，人生得很漂亮，我想把她娶給你，你的意思怎樣？」

「媽，我的年紀還輕，爲甚麼要這麼早娶親？」炳森想不到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一時感到很奇怪。

「不，你的年紀也不算小了，而且結婚是人生大事，遲早總不能免的，所以……」

「不，不能這麼說，年紀太輕，結了婚，對身體事業，都是有妨礙的呀！」炳森根本不知道這是他母親的圈套，所以率直而堅決的說了。

阿民嫂看炳森堅持不要早婚，就發相信他和明珠有很深的感情了。

炳森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一邊捧起了書，一邊却想起了她剛才所說的話，於是書上的字不斷的在他的眼前跳躍。

這時，秀英洗好了碗，走進房裏來，一眼瞥見她的母親愁眉不展的坐在床沿發愣，便問道：

「媽，有甚麼事嗎？剛才你叫炳森做甚麼？」

「沒什麼事」。阿民嫂又是用鼻孔來答她。沉默了一會兒，却說道：

「喂！阿英，我問你，你覺得明珠這個人怎樣？」

「明珠」？秀英沒有想到她會問這個問題，所以沉吟了一會兒後，才吞吞吐吐的說：「照我看來，她人還好。」

「你覺得她近來和炳森的感情怎樣？」阿民繞進一步的問：

「還不是跟平常一樣，噢！你問這些做什麼？」

「噢！」阿民嘆了一口氣說：「炳森近來迷上她啦！」

「炳森迷上她？不會吧？明珠年紀這麼大了，而且也經過人的，而且，照我看來，炳森也不是那種人。」

「哼！昨晚我親眼看見他在她的房裡，而且還拿出幾十塊錢送她呢！我知道炳森也不是傻孩子，不過我只怕……」阿民說到這裏，好像突然大悟地說：「呀！對了，前個星期日中午，明珠不是捧一碗紅豆湯給炳森嗎？對，炳森一定是吃了她的槓頭！」

「吃了槓頭？」秀英半信半疑地說。

「是，是吃了她的槓頭，所以被迷住了。難怪炳森這個月的工資多用去了二十元，這還不是被那個狐狸精騙去的麼？」阿民繞說到這裏，停頓了一會兒，又接下去說：「還有，以前炳森每晚飯後，不是都去跑街嗎？可是近來他每晚飯後，却故意躲在房子裏，這難道還不明明白白嗎？」

這天晚上，阿民嫂故意熄了房裏的燈，裝做已經就寢的樣子，但却一直站在門旁偵視。將近十點鐘的時候，明珠房裏的車衣隱隱在響，阿民嫂從板縫裏看見炳森拿着一本書，另外還帶有一本簿子，走到明珠的房子裏去。

這巨嫂特地叫醒秀英，一同伏在板縫處窺視。只見炳森一直走到明珠的面前，說了句甚麼，把那本簿子展開來。她接了過去，看了許久，點點頭，又交談了一些話，炳森便拿回那本簿子，走了。

「他倆在說些甚麼？」回到自己的房間裏，阿民嫂低聲地問她的女兒。

「聽不大清楚，好像是在談甚麼書的。」

「明明是假用功，以前他那裏有這麼勤力，還不是故意用來遮掩耳目？誰又知道那簿子裏寫的是甚麼東西。」

第二天，阿民嫂特地去所查的房裏找來那本簿子。她如獲至寶似的，連忙叫她的女兒看。秀英只讀過四年書，她看了看，最後才說那裏面沒有寫甚麼不正經的事。

但是，阿民嫂不會就此消除她的疑慮。一連一個星期，她每晚都在窺視明珠和炳森的舉動，希望能夠找出証據，然後去控告明珠。但是，每晚她總失望地回到床上，常常因為氣憤而不能入睡。

「這樣下去怎可以呢？萬一弄得成真，豈不要敗壞我家名譽？對，明天去找三教先生，看看

什麼辦法沒有？」

今天早上，她一早就起來，洗了澡，連東西也不吃，便匆匆的下坡去。到了中午才拿了符咒和信票回來，說是給廟裏解禳園用的，共花去一百塊錢。

(五)

現在時間已是將近下午一點，阿民也從公司裏回來吃午飯了。飯後，阿民緩緩地記起今天是三十一號，正是公司出糧的日子，於是她對阿民說：

「糧出到了嗎？」

「出到了。」阿民說着，從褲袋裏掏出來一疊鈔票，藍藍地交給她。

阿民緩緩地接過鈔票，立刻很熟練的在數，當她數完時，臉色忽然變了起來，兇狠的說：

「怎麼了？才一百五十塊，還有五十塊呢？」

「這個月我多用了一點。」阿民勉強裝着笑臉，很不安的說。

「甚麼？你多用了。你那裏用得這麼多？喝茶，抽煙，四十塊個錢了，你這五十塊到底拿去甚麼地方？快說！」阿民起初還想用話支吾過去，但終經不起她的再三查問，便吞吞吐吐地

說：

「寄回唐山去了。」

「甚麼？寄給那個病鬼？」阿民攪得他這麼一說，好像火上加油，睜大雷眼請說：「你這個笨豬頭！自己的家甚麼都不管，還有心去顧唐山的病鬼！你要知道，我們已爲他花了不少錢呀！」

「這也不能這麼說，至少他還是我們的侄兒，現在病成這個樣子，寄一點兒給他也做醫藥費也是應該的呀！」阿民低聲下氣的說：「況且，所寄回去的也不多，只要你少拜一次神……。」

「甚麼？應該的？哼！看你有錢，會假謙讓了。你要知道，我天天去拜神，還不是爲了你們好！你還沒有良心的男人，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好，你有本事，從此以後，家務就全歸你管吧！我什麼也不理了。」

阿民任由她罵，一句話也不敢回答。秀英看着這種情形，便說：

「媽，別生氣了，梳著錢回唐山，又不是亂花費去。」

「你懂得什麼？他慣著著頭，就只會假慈悲，家裏的事，却一點也不會。」阿民總說到這裏，又對阿民說：「喂！你知道，這兩個月來，我已爲你花了不少錢了。上個月十五，我到仙師

秀那邊去求家運，說是近來家運不大好，爲了消災去禍，花去了一百五十元，還有，這次爲了炳森的事，又花去了一百元……」阿民嫂說到這裏，阿民便接下去說：

「炳森的什麼事？」

「你就只知吃飽懶豬，什麼都不管」。阿民嫂狠狠的罵道，然後又放低聲音，把炳森的事加油加醬地向他說了一遍。

「真的會有這回事？」阿民聽了他的話，也驚訝起來。

「難道我還騙你不成？秀森也知道。唉！真不知道前世做了什麼孽，會要這個不肖的兒子……總之，都是你的命不好。」……

在上工途中，阿民這樣想：

「應該不會吧！明珠是個勤儉誠樸的女人，炳森也是個聰明的孩子，他們絕不會糊塗至此，說不定真是橫運。不過，反正她會去辦理的，用不着我操心。」等到他回到商行裏時，他已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這天晚上，炳森從工廠回來，他首先就發現他的房門上多貼了一張符咒；進了房間，他又發現地板上稀稀疏疏的有一些米粒，再仔細的看一下，還有一些鹽。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正想往床上一會兒，竟知剛一躺下，便覺得床上有許多沙樣的東西，在刺痛着他的背。他連忙起來，開了電燈，一看之下，原來又是朱和蘭，而且還頗有許多香灰，這時，他真的有快惱起來了。他知道這又是她的母親幹的好事。

「可是，我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個運呀！這樣做是什麼意思呢？真是，辱女人！」他不禁發怒脾氣來，喃喃地說着。

晚飯時，他又發現他所吃的那碗冬瓜湯上面有幾片灰在浮盪着……

炳森這晚再也無心看書了，許多足以使他煩惱的事一直在他的腦海裡盤旋。他終於又走到明玳的院子裡去，只見她正在案上寫一篇稿。

「珠姊，我想問你一件事，世間到底有沒有鬼神？」他坐下來不久就問。

「這個嗎？當然沒有。我可以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路常常鬧車，那當然是因為××路不好，但人們却偏說××路有鬼；每年九皇爺生日時一定天天下雨，那明明是雨季，但人們却偏說是九皇爺顯靈。可見所謂鬼神，都是一種謠言，其實只要我們冷靜的想一下，說有鬼神的人不

是一些稀稀拉拉是另有什麼作用的人。」明珠放下筆桿，發脾氣了，她顯然對這問題很有興趣。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我真不明白，我媽爲什麼會這樣迷信，平日高高得受命，一分錢看得比牛車輪還要大，若是拜神，則一次是一兩百塊也甘願。假使勸告她幾句，她便死得像隻睡老虎！」明珠好像要把滿腹的牢騷，向明珠發洩似的。

「沒有辦法，你媽太頑固，頭腦又太開舊了，這是因爲她自小沒有受過教育而且中了封建的遺毒太深的緣故。」

「唉！我現在才感到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多麼的不幸。就以我的姐姐來說，她只讀了四年書，以後媽便不讓她讀了，現在受着我媽的舊思想的影響，除了做個唯命是聽的孝女外，簡直是一個毫無主見的弱者。就連她本身的婚姻大事，她自己也毫無主見呢？我真擔心她將來會有怎樣的前途。」

「是的，這是整個社會的缺陷。殘餘的封建勢力一日未消除，這種缺陷也就存在一日。未來的改革，便全靠你們這一輩青年人了，你是個很可造的孩子，希望你刻苦用功，光明的前途是屬於你的。」沉默了一會兒，她問：「『子夜』看完了嗎？」

「看完了，等下我拿還給你。」

「我這裏有一本魯迅全集第一集，你可以拿去，魯迅的作品真好，尤其是他的雜文，不過要精讀才能讀得懂，你拿去慢慢的看。」她拉開抽屜，拿出一本紅皮的書遞給他。

「魯迅的文章我也很喜歡，不過就是深一點，有許多地方我實在看不懂。」

「是的，的確是深了一點，有許多地方我也不懂。不過，我可以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其實你近來讀書的能力進步得很快。」

於是她懶又談了許多關於讀書的事。她告訴炳森說她丈夫在忙時很愛寫文章，她現在正在學習寫，她鼓勵炳森也學習。

最後，炳森轉換了話題，問：

「明仔的病好了些沒有？」說着，他看着正在附牀中的明仔。

「好了八九成了，幸虧你借給我三十元醫他去，我真不知幾時才能還你呢？」

「別這麼說，現在還能用嗎？」

「不，最近收了一筆洗衣服的錢，同時也領到一筆稿費，够花一些時候了。」

「姝姊，你的生活真也够苦了。白天要洗衣服，燙衣服，晚上要車衣，還要寫稿，我非常佩服你。唉！這個社會真不公平，丈夫為教育別人的子弟吃苦死了，遺下的妻兒還得過着更苦的生

活」。

「苦倒不覺得，人並不一定是要爲了享受而活着的，最怕的是活著而沒有工作做，如今的社會，其缺點就在能做工的人沒有工做，這是不良的制度造成的，要改革它只有靠我們的努力與奮鬥了」。說到這裡，她忽然問：「炳森，你現在每月的工資有多少？你怎樣分派你的用度？」

「我現在每月拿二百五十塊，但因行情不好，公司方面說不定要裁員或減薪。我這個月只拿八十塊給我媽，比以前少了二十塊，反正她總要罵我的，我隔著郵寄了一百塊給唐山的堂哥。說起來我的堂哥也真可憐，他人頂老實，又苦幹，資料南來不到三年，就患了重病。去年回國去的。最近病況加重，而且他父親也病得很厲害，但我媽一分錢也不肯寄，她又不是沒有錢。」

「你這樣做是對的，不過你媽近來似乎變了很多，整天板起臉孔，逼到我，總是白費眼睛，我真不知她到底最爲了甚麼。」

「不去管她！她簡直就有點神經病了。」

這一晚，他們一直談到十點多鐘，害得阿民埋伏在門邊有一兩個鐘頭之久。

此後，一連有好幾天，炳森總覺得他三餐的飯菜中好像多了一樣甚麼東西。甚至他日常穿的幾件內衣的襟袖上也覆蓋了一個潤滑「仙師護身」的紅印。

然而，他始終不明白他母親的用意，而且，爲了想利用工餘的時間多求一些學識，他和明珠的來往反而愈加頻繁了。

「怎麼了？古人說，邪不敵正，我真不相信三教先生的靈符會完全不靈。」阿民嫂爲了這件事，又在大傷腦筋了。

(七)

一天早上，明珠洗完了衣服，正想再澆地板，當她提着一桶水經過阿民嫂的房門口時，忽然感到一陣頭暈，顛覆了一下，桶裏的水便倒了出來，流向阿民嫂的房間裏去。阿民嫂早已恨透了明珠，這一來，她認爲是機會難逢，馬上把多日來心中的悶氣，向明珠的身上發洩：

「狐狸精，×××，如此壞心肝，把水倒進人家的整個房裏來……」

明珠萬沒有想到曾經和她相當要好的阿民嫂竟會爲了一點小事而那麼兇惡地對付她。她心裏又氣忿又難過，連連的向她賠禮不是。豈知阿民嫂却越罵越兇，粗野的話像連珠砲似的發個不停：

「野媚精，×××，×××，不要臉，沒有老公，『少』起來了」。

起初，明珠只是靜靜的接受她的漫罵，希望能將小事化無，豈知阿民嫂却愈罵愈難聽起來，

這一來，她爲了維護自己的自尊心，便用柔中帶剛的口吻說：

「喂！阿民嫂，請你說話要尊重一點，傾了一點水在客房間裡，這也是無心的，等下給你抹乾好了，你怎麼竟可以亂罵起來呢？」

「甚麼？我亂罵你？明明是狐狸精，引誘我的兒子，還用得着假正經？」

聽了這話，明珠的臉色由白而紅，由紅而青，全身的細胞好像都快爆炸了。她哆嗦着嘴脣說：

「阿民嫂，你，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和尚吃豬肝，心裏有數，問你自己好了。」阿民嫂說着，兩手捧着腰部，下巴向上擡着，很威風似的。

明珠的胸部像是重重的挨了一頓，久久透不過氣來。她真沒有想到阿民嫂會懷疑到這件事情上面。這對她的名譽和自尊心，是一個多麼殘酷的打擊！她於是分辯道：

「阿民嫂，原來你懷疑我和你的兒子有甚麼曖昧行爲，那真只有天曉得。不過我可以告訴

你，炳森雖然常常到我房子裏，那是爲了向我借書，談學問，並沒有甚麼不正當的事。不信，你可以問炳森呀！」

「哼！鬼才知道你們的事，假裝替著，騙得過我嗎？要不然的話，那天晚上胡森爲甚麼會拿錢給你，我親眼看見的呀！」

明珠正想申辯，但喉嚨好像被甚麼東西塞住似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只覺得地板在動，牆壁在動，房子也在動，阿民嫂的影子在她面前搖來幌去。她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房間裡，伏在床上，痛哭起來。她的兒子也給嚇得陪在床邊大哭。

她依稀聽到阿民嫂在外面颯颯的聲音……

當天晚上，明珠反覆問辭的考慮了許久，終於爲了避免無謂的誤會，也爲胡森的處境着想，第二天上午，她搬家了，搬去那裏呢？沒有人知道。

胡森爲了這件事傷心了許多天，因爲他失去一位良好的導師了。

然而阿民嫂可得意樓了。她認爲明珠一搬走，胡森當然是不靈了。於是她又想起「三教先生」，覺得他的靈符真有效驗。第二天一早就備辦了豐富的祭禮，到三教堂酬謝神恩去……

芋頭龍

在這K埠擁有二百多依枯樹膠園及經營一間規模相當大的脚車店的頭家芋頭龍，今早起來之後，心裏似乎有萬分的不愜意。他拖着那咕嚕因失眠一夜而有點疲憊的身軀，兩隻手交叉的反綁在背後的屁股上，不斷的在房子裏踱着方步。一縷朝陽的光芒打從窗縫飛進來，恰巧射在壁上那隻短針已指着七時的掛鐘上，年青的僕計亞生早已開好了店門，正在擦拭着新脚車。

他顯着無阻懊惱的神情從這邊踱到那邊，又從那邊踱到這邊。直到兩腿有些酸疼了，那粗短肥胖得像芋頭的身軀，便像是一件東西似的，一拋就拋在那張鋪着軟棉棉的床沿，兩隻腳先反綁在背後的手，這時已合掌的放在胸前，像是在拜神似的，兩隻手心却不斷的在搓。

「他媽的，王興這王八蛋，居然也敢當衆拆我的台，揭發我的瘡疤，真是可惡！可惡！」他這樣的自言自語之後，那鋪着軟棉棉的床沿頓時便像長滿了無數針刺似的。在刺着他的屁股發癢，於是他不耐煩似的站了起來，漫無目的地在房裏兜了一圈，然後又把那像芋頭般的身軀擱在靠窗的那隻光滑的沙發上，右腳高擱在左腿上，而且還微微的顫動，左手則在抓撓下巴的鬍子。

「他媽的，真是可惡，真是可惡！」他又忿忿的自言自語之後，昨晚的事，便像一幕有利源

他的電影，立刻又在他的腦海中映現出來：

昨天晚上，他在一個同鄉結婚的宴會中碰到了幾個闊別的朋友，於是他們有一段很親熱的談話：

「呀！龍兄，近來可真發福了，你看，比以前胖得多呢！」

「那裏那裏。」芋頭龍說出那句當人家誇讚他時他必然這樣回答的口頭禪，據說這句口頭禪他還是從電影上學來的。

「近來生意好嗎？」

「沒有什麼生意，比以前冷得得多呢！」

「喂！聽說你近來又買了一塊百多結是嗎？」

「呢！是的是的。」芋頭龍滿面風光的回答。

「龍兄真是本領高強，發財有術，不愧稱為商場健將。」

芋頭龍聽了，這一點算得了什麼？不過我之能享有今日的地位，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其間會花了不少心血，歷盡無數的滄桑呀！」芋頭龍飄飄然的回答。大有認爲他所以能由一個素手空拳的窮光蛋而擲到今日的地位，的確是靠他真實的本領似的。可是這時，坐在鄰座的以前曾與他

共過患難而且在他落魄時還曾經救他一手的王興，聽到了芋頭龍那種傲慢的口氣，心裏却感到很不舒服，他猛地想起了前幾天他因為孩子病危要向他告借數十元去請醫生，而遭到他的拒絕而且還當面侮辱他的那種情形，剛才的那股不舒服立刻化成了滿腔怒火，想要這個機會來報復似的。於是他側轉頭來，在他們的談話之中冷冷的插進了幾句：

「是呀！我們的龍兄真是發財有術，古語說得好，人無橫財不富，龍兄真是本領高強，令人佩服！」

這寥寥的幾句話，可真比第二次大戰時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的原子彈一樣有力，這使他們幾個以及在座的許多人，馬上給楞住了。芋頭龍的心裏像是重重的被敲了一槍，好比青蛙遇到了北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見他漲紅了臉，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一對凸出的眼珠像是要流出來的樣子。好久才從他那溷濁的嘴中斷斷續續的迸出幾句話：

「王興，你，你……說什麼？你，你……」

這時，王興看着他的話已發生了效力，便像是找到了報復的對象似的，於是他成索性揀着這個機會，把久已積壓在胸中的悶氣一併發洩出來：

「龍兄，何必裝腔作勢，身姿不能洗白，誰不曉得你的底。你之能够有今日，難道還是清白

起家的嗎？還要自誇自大，呀！不要臉。」

「什麼？你，你……簡直是放屁，放屁！」平頭龍被氣得大跳起來，額上的青筋不斷在起伏，兩隻手像患了嚴重的癱瘓似的不斷的在顫動。那張生滿了肉瘤的臉漲得又紅又紫，更加像是羊頭了。

這時，在座的許多平素都混跡平頭龍的人馬上哈哈大笑起來，更使他加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主人知道了這件事，正想出來撻解，只見他已經憤憤然的離開了座位，連頭也不回轉一下，便一搖一擺的拖着蹣跚的步伐回家去了。

昨天晚上，就爲了這件事，使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一夜沒有好好的睡覺。……

「他媽的，王八蛋，真是可惡！爲了價錢不遂，竟敢當眾撻我的台，小人！小人！小人！他憤然的說着，同時心頭裡立刻也浮起了一陣懊悔。「唉！要是前幾天他向我借錢時，我會借給他，不給他過分的難堪，那麼今天也就不會弄出這樣尷尬的場面了，都是我一時糊塗，糊塗！」他想到這裏，心頭頓時感到一陣刺痛，於是那光滑的沙發又像是長滿了針刺似的，使他再也不能坐下去了。他賭氣似的站了起來，左手褲邊口袋裡掏出了一包海軍的香煙，打開一看，只剩一支了，他把它銜在嘴里，把個菸盒子隨手一拋，點了火之後，於是高聲喊道：

「阿生，來！」

正在店面擦拭新開車的伙計阿生，聽到頭家在叫他的名字，連忙放下那塊油布，跑到房間的門口，問他道：

「頭家，要做什么？」

「給我買一包海軍的香煙來」。說着從褲袋裏拿出一張一元的鈔票遞給阿生。

阿生用着那隻沾滿油漬的右手，接過了也手上的一塊錢之後，正想轉身就走，但是這時，芋頭竟却好像發現了一件什麼事似的，忽然喝住了他：

「慢點！」

阿生莫名其妙地站住了，一對天真的眼睛直向電燈。

這時，芋頭盡用力的噴了一口白霧，灰白色的煙像一片霧，在他的面前繚繞上升，他透過這灰白色的煙圈看着站在面前的伙計阿生，心裡猛地想起了一件事，他彷彿覺得阿生就是十多年前他的化身；十幾年前，他在家鄉時是一個無惡不作流氓，結婚才幾個月，便因為犯了一宗姦殺案畏罪潛逃了，於是才飄泊到這鄉風蒸雨的馬來亞。初來時人地生疏，沒有什麼門路，他只好也跟其他的新客一樣，到山芭裡去做粗工，偏場他的運氣不好，在山芭裡做工不久，便因為水土不服

國患上嚴重的瘧疾病，弄到面黃肌瘦，差點斷送了性命，當時虧得和他在一起做工的他的同鄉王興，仗義幫忙，出了錢替他請醫生，才救了他的命。後來，他不敢再在山芭裡做工，便輾轉流浪出去，終於在山芭的一家腳車入口商給他混到了一個估價的位置，憑着他年青肯幹，加之他那副奸詐狡猾的嘴臉，處處討頭家，拍頭家的屁股，於是大得到頭家的信任，居然把他當做心腹看待。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了，日軍的鐵蹄侵入了馬來亞，到處森淫，到處搶掠，使馬來亞呈現出一片空前的混亂狀態。當時，他的頭家為了要逃難，想把店裡貨物運到山芭的私屋裡去，因為他平日是最得到頭家信任的人，所以這份美差便自然落在他的身上了。他駕着頭家的私用羅厘車，把店中值錢的脚車貨通通載走，一直的載到自己的私宅裡去，然後向頭家偽稱，說是中途被日軍攔劫，頭家雖然也有些懷疑，但是在當時混亂時代，也莫能奈何，於是使他平添了一筆不少的橫財。和平後，靠著這筆橫財做資本，使他那奸詐狡猾的手段，苦心鑽營的結果，居然也就財運亨通，使他很快的就由一個窮估價而跨進了頭家的寶座，直到現在，在他一鄉之中，他可以稱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了。……

「唉！不可靠，不可靠。」他自言自語的說。頓時覺得在他面前平日很得他信任的伙計亞生，很可能就是以後謀害他的家產的敵人似的。於是從他的潛意識中立刻產生了一種仇恨亞生的神

情，他板起了面孔，用着壓壓而忿忿的口吻對亞生說：

「去，去，不必你買了！」似乎覺得站在眼前的亞生，是連一塊錢都不可信任他的。

這時，亞生却被搜到莫名其妙的，他把那已經拿在手中的一塊錢交還給他之後，便悄悄的走出去，繼續的在掃拭圍車。

芋頭龍拿着那張經過了阿生的手而沾了一些油漬的鈔票，不自覺的又在房子裡踱起方步來。

「唉！不可靠，不可靠，別人總是不可靠的，除非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名字」。想到這裡，

他的心裡又泛起了一陣強烈的悲哀了。他重又坐回那隻靠窗的沙發上，兩隻手捧住面頰，陷入

極度痛苦的沉思中。他想起了他那遠在家鄉的髮妻，結婚不久，他便逃罪南來了，所以她並沒有

替他養下一男半女。「可是，這不能怪她，不能怪她。」於是他又想起現在的這個姨太太來。自

從他發跡之後，便在舞場中結識了一個說着天倫的年青舞女，於是他在花了一筆錢，很容易的就把

她娶了回來，豈知她偏却是一個不育英雌，同居以來，已經五年了，連屁也沒有放一個，落得他

年過四十，膝下却還是空空虛虛，將來這筆浩大的家產，有誰來繼承呢？他越想越懊惱，越想越

悲哀，於是他又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右手的拳頭握得緊緊的向左手的手心猛力地擊着，他頓時又

覺得自己是多麼的孤獨，可憐，而這房子又是多麼的空虛了。多年來，苦心鑽營的結果，在錢財方

面，總算已使他得到稍稍的滿足了，但是在他的生活上却始終感到寂寞與空虛。他始終覺得他是缺少了一項什麼東西，而且這項東西又不是金錢所能買得到的。同時他又想到他近來在社會上的威望已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尤其是懂得他的底蘊的同胞們，似乎都在譏諷他，討厭他，昨晚王興居然敢當衆在拆他的台，這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想到這裡，他那向來傷傲慣了的自尊心，又像是重重的挨了一頓，感到一陣聽言的酸痛。

房門外忽然响了一陣拖鞋聲，年青的女傭捧著茶及麵包進來了，她走進房裡，把茶及麵包端放在房子中央的那隻鑲著玻璃的圓几上之後，正想拔腳出去，却聽得芋頭龍在喚她說：

「阿嬌，慢點。」

「頭家，有什麼吩咐？」那個被稱為阿嬌的女傭本能的站住了，眼睛向芋頭龍一睜，恰巧芋頭龍的眼睛這當兒也向她的身上掃來，於是兩對眼睛不期然的便打了一個交鋒，阿嬌兩頰泛起了三道少女的紅暈，馬上低垂頭，兩隻手在玩弄着衣襟，像一隻嬌羞的小白兔。

這當兒芋頭龍的那對鼠樣的眼睛很自然的落到了阿嬌的那個稍微凸起的肚子上，心裡忽地又發起了一陣滲透一樣負疚的懊惱，他又想起了那個曾經當過幾年舞女的姨太太，結拜以來，迄今還沒有做母親，可是，站在眼前的女傭阿嬌，偏却又……呀！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唉！有意思

花花不發，無心掉柳柳成蔭。他不自覺的竟想想起命運來，他好像覺得這是命運偏要和他作對似的，他現在財已經有了，但是就缺少了一個能够繼承遺產的兒子，要是他這當兒能有一個兒子，將來長大之後，得能繼承他那偌大的財產，那他就可以無憾了。可是，唉！他這時的思潮亂紛紛的，再也不敢想下去了。拾起頭，仔細的端詳一下站在面前低頭玩弄衣襟的阿嬌；那苗條的身材，雪白的肌膚，嬌媚的面孔，尤其是那對微微隆起的乳峯，他的心開始有些飄蕩起來，舊地他伸着那粗大的手，像老鷹抓鵝似的向她的身上撲過去，這裡低着頭正在玩弄衣襟的阿嬌，猛不防的也會有這麼一着，不禁嚇了一跳，連忙用力推開了他的身子，掙脫了他那雙攔住她腰說的手，像驚弓之鳥，飛也似的逃出去了。

平頭鼠帶着那副跳動未定的心，目着那阿嬌那苗條可愛的背影在出神，他足足的楞住了有三分鐘之久，鎮定了一下心情，他看到那放在桌上的茶和麵包，於是走近前去，狼吞虎嚥的胡亂吃完了之後，便像是一個受傷了的兵士，又懶洋洋的躺在沙發上，他的思潮又開始起伏了：「唉！有意栽花花不發……要是阿嬌肚裡的那塊肉能够移到姨太太的肚裡去，那豈不是兩全其美，多麼好呀！但是，這畢竟是不可能的，除非……」唉！他又不敢想下去了。他想，要是這件事給他的姨太太知道了，一定會大鬧起來，那時，他的名譽……可是，他又轉了念頭：「怕什麼，

誰叫她的肚皮不爭氣，要知父親的財產是需要有兒子來承繼的呀！還是乘這個機會，向太太當面坦白商量，索性收她作小吧！」他這樣的想着，彷彿覺得是却一件心事似的，頓時心裡也就舒暢了許多。

於是，他這時的心開始平靜了，同時也就覺得有些睡意，他安詳的閉起眼睛，想在沙發上養一養神，彌補昨晚睡眠的不足，可是就在這時，店面忽然傳來了阿生叫他的聲音，說是有顧客上門，要買新腳車。

輪在沙發上閉目養神的半頭龍，聽說有了顧客上門，便像是被打了一針興奮劑，馬上精神百倍起來，剛才那因昨夜失眠而引起的睡意一下子便被趕得無影無蹤了。本來嗎，顧客要買新腳車，單就阿生一人也就可以應付裕如了，而且，以他目前的身份來說，生意有做沒有做也都不成問題，反正單就膠圈每個月的出息也就吃不完，所以這時他正該安然的輪在沙發上大養其精神的，何必這麼緊張，爲了一個買新腳車的顧客而犧牲了他那寶貴的養神時光呢？但是半頭龍的心裏可並不這樣，雖然他並不是在乎買一輛腳車所能賺到的幾塊錢，但是他的心裡却在打着另一套的算盤，在他認爲，錢無論如何不該讓別人賺，他那狹窄的心目中是希望別人最好都應該是窮光蛋，都應該吃著鹹菜，別人生活愈窮苦，他的心也就愈滿意，所以他有時寧願把自己的貨物便宜賣

掉，却不願讓顧客上別人的店裡去交易。萬一要讓顧客在他的店裡交易不成而上別人的店裡去時，那也必然會千方百計的來變誘他，有時還會不嫌煩的坐着開車，遠遠的跟蹤着顧客，看他是進入那一間店去，然後他又會故意的到那間店和東家聊聊天，乘機破壞他們的交易，他的同行也都知道他那自私自利的心眼，所以都很討厭他。有一次，他不知誰的跟蹤一個在他店裡交易不成的顧客上一家同行的店裡去搗鬼時，還曾經給那家店東毫無留情的用舊仔在他額上刺了一下，至今他額上還留下一個小小的疤痕呢！

打從這次之後，他似乎也接受了一次的教訓，於是他再不敢到人家店里去搗鬼了。但是從此之後，他對於店面的生意也就更加振作起來，他的心裡曾立下一個誓願：除非萬不得已，他決不肯讓顧客上別家交易，所以他特地囑咐阿生，假使是有買新腳車的顧客，一定要叫他，憑着他那張奸詐圓滑的嘴臉，是總可以交易成功的。

現在，他一聽阿生說有顧客上門，連忙從沙發上站起來，急急忙忙的走出去了。

到了店面，只見阿生正在擦拭最後的一輛腳車，那已擦拭過的腳車像一排軍隊很整齊的排在店面的右側，晨曦的光芒正從外面射進來，照得那一排二十多輛的新腳車閃閃發光，一個三十多歲左右的巫備顧客正站在店門口，一對眼睛儘量向那排亮得發光的新腳車，羊頭龍馬上露着前

臉迎上去，用巫語說：

「頭家，買開車嗎？」

「隨里的一架要多少錢？」巫籍顧客手拍着那輛青色的輕便車問他說。

「一百九十元。」

「這樣貴呀！有少嗎？」

「價錢老實，不會算貴的。」

「那裡？我的一個朋友新買一輛，才一百六十元呢。」巫籍顧客明知他的朋友買的價錢是一

百七十元，但這時他也扯了一個謊。

「那裡？一百六十元還要虧本呢！」

「人家都可以賣，當然是不會虧本的，賺少一點而已，虧本的生意誰要做呢？」

「不，這種的價錢的確會虧本，我的貨是包原庄的，而且人工又好，人家的貨一定不正庄，

而且工夫不好，坐不了多久，便這個壞，那個壞，有什麼用呢？」芋頭龍一本他向來的生意經，企

圖用這些毀謗同行的話來打動顧客的心。

顧客一時沒有說什麼，只是更仔細的在端詳那輛腳車，芋頭龍以為有機可乘，於是向他再挑

還了一句：

「我這裡的貨色是如假包換的，而且包你半年之內，修理免費，至於價錢方面，就減少五塊錢吧！」李國龍以為這宗交易是有希望成功了，豈知那顧客却冷冷的說了一句：

「好，等我出櫃時才來買吧，今天我只不過是問問而已」。

聽完了這句話，李國龍剛才那顆充滿自信與希望的心馬上爲之冷了半截，一股強烈的懊惱立刻襲上了他的心頭，他用不屑的眼光對顧客瞥了一眼，便轉過了頭，面對着正在拂拭腳車的伙計亞生，很想嚴厲的呵責他不該爲了這個「問問而已」的顧客而驚動了正想閉目養神的他。可是就在這時，一個派報童代遞了那個已經離開了的「問問而已」的巫籍顧客所站的位置而遞了一份報紙來了，於是他就暫時把滿腔的怒氣忍住了，接過了報紙，翻開一看，一條在他認爲是新鮮別目的新聞立刻映現在他的眼前。「啊！今天發表出來了」。他驚喜得大跳起來，像是中到了頭彩，剛才那對亞生發作的滿腔怒氣馬上變成了喜悅，他的臉上顯出了異樣的光輝，連忙高聲喊道：「瑪莉，快來看，快來看；阿生，你也來。正在房間里打扮的姚太太瑪莉，聽到了他大聲大氣的叫，以爲是什麼事，連忙從房間里衝出來，右手還拿了一堆未搽勻的雪花膏，阿生這時也已換拭完了最後的一輛腳車，聽他這麼一叫，爲了不掃他的興，於是也就放下那塊油布，接近他的

身邊。只見他那妻因高興過度而略覺顫抖的右手正指著報上的那則新聞：「王坤開備××龍先生熱心教育，特捐助五十元爲南大基金，託本報轉交……」阿生看了這則新聞之後，用極度的耐心忍住了那股將發作的哄笑，並沒有說什麼。他的姨太太嗚著這時卻顯示十足不屑的神情冷冷地說：

「哦！原來只是這回事，用得着這麼大驚小怪！怎麼？你這次倒又熱心教育起來了。」

「是呀！創辦南大是一種偉大的教育事業，我們是應該盡一點責任的。」他得意洋洋的回答。

「那麼，上次那個新村建設委員會出來募捐時，你爲什麼却要故意逃脫？難道那不是教育事業嗎？」他的姨太太努着嘴，挑逗的說，似乎是爲了餘化粧未完却被他爲了這點小事鬧出來感到不高興而特地要向他報復似的。

芋頭龍卻沒有料到他的姨太太會來這麼一着，一時間竟像是一個事前沒有準備而臨時被拉上講台去演講的人一樣的不知要說什麼好，他臉孔略微感到一陣炎熱，思索了許久，終於吞吞吐吐的說：

「噢，你，你……怎麼這樣優，這點意思都不懂，你要知道，我要是捐幾十元給那團學校，無雙無息的，有什麼價值呢？這裡我只捐了五十元，報紙就特地爲我宣揚，表彰功德，還是化小利而求名的拉攏呀！」芋頭龍意味盎然的說。

他的姨太太還沒有聽完他的這番傳論，忽然看到了她手掌心上的那堆尚未搽勻的雪花膏，於是便匆匆忙忙的走進房裡去了。阿生這時也開始拿一塊肥皂在洗手。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兩隻手像擰寶貝似的擰住那份報紙，一遍又一遍的在匪藉那則新聞，嘴邊掛着一絲得意的微笑，直等到他把那則新聞讀到爛熟幾乎已全部會背念時，他才從店門口四車架的補風袋中拿起了一把剪刀，特地把這則新聞剪起來，對阿生說：

「阿生，你把這個拿去做一個錢櫃，要金邊的，玻璃要好的，錢多少不要緊，哪！這裡一塊錢，你拿去吧！」說着，他從褲袋裡掏出那張曾經經過阿生的手而沾了些油漬的一元鈔票，遞給阿生，阿生伸出那隻剛洗完而還沒有抹乾的右手接過了那張鈔票，他猛地想起了早上他叫他買香烟時的那幕情形，不覺就有些惱怒起來，一對驚奇的眼光儘白眼看他，可並沒有動身。

但是平頭龍這時可生氣了，他猜不透阿生的心，他只認為阿生是故意跟他為難，不聽他的話，來捧他的臭，於是他的自尊心又受到一次隱微的打擊，不過對於眼前的這個伙計阿生，他總是有辦法對付的，他馬上板起老板的尊嚴，用着呵叱伙計的聲度對阿生說：

「怎麼！你還不快點去！」

這時，阿生已看出了他的心，他看定像早上買香烟的那一幕是不至於再重演了，於是他拉了

開車，出去了，雖然換了一頓晚餐，但心頭裡却在得多。

女婿阿嬌已把一雙八仙桌在店面左側後面的空位上架了起來，準備開飯了。一個穿着黃色制服的郵差也就在這時遞給他一封信。

他拿着這封一看對面即知是由祖國寄來的信，拖着紳士式的步伐，安詳的坐在櫃檯內那隻藤椅上，然後拆開了信封，展開那寫得密密麻麻的信，悠閒的在閱讀……

「龍元知悉：來信接到，並敬答回之港幣二千元無誤，知見在外一切平安，財源廣進，殊深欣慰……」

……新建之大廈已於日前落成，建築堂皇富麗，現已卜得吉日，擬于下月間遷入新址，吾兒如此關心家中，鄉人諸多嘉贊，堪稱孝子也……

虎兒年底已進××大學肄業，約兒亦已升入高中，他倆均能繼續升學，皆爾培養之功。家中大小均安，勿念……」

看到這裡，他的心田裡泛滿了高興歡悅的潮水，那隻渾大的嘴笑得開開的像一隻石龜，於是他用那粗大的左手，擦着那長滿粗短鬍子的下巴，懷着一種輕鬆的心神繼續的看下去。

「……近來囑婚姻自由，父女皆無權干涉，銀夫妻婚皆互相婚配，秀卿（李頭龍的妻妾）

被時俗所染，竟也不安於室，月前在婚姻註冊局由政府註明，與同鄉的烏精結婚。烏精即美華（十幾年前被平頭龍毒殺了的女人）之夫，既是冤家路窄，此門婿期，鄉人議論紛紛，多所取笑，我雖不願意，但也沒有辦法……」

看到這裡，像空中响起一聲霹靂，他的心差點粉碎了，一時間，一種莫可言狀的悲忿像一朶暴風雨前的烏雲狂襲上他的心頭，而且這朶烏雲還不斷的在擴大，擴大，終於把他心頭裏先前的那股高興喜悅的陽光全被遮蓋了，於是像跌進了幽邃無底的深淵裡，眼前頓時呈現着一片昏暗，他彷彿覺得天在搖幌，而且一直的下降，下降，直向他的身上壓下來，他感到一陣眩暈，低聲道，立刻匍匐伏在櫃台上。

這時，阿生已拿着一個鏡框回來，鏡框內鑲畫了兩才從報上剪下來的那則新聞，他看到頭家伏在櫃台上，不敢去驚動他，只是把那鑲着一則新聞的鏡框放在櫃台上靠近他頭部的地方，這阿嬌已在催着姚太太及阿生用飯，她看到平頭龍伏在櫃台上睡覺，正想去叫醒他，這時姚太太現箱已從房間打掃得花枝招展出來了，她看着那放在櫃台上鑲着新聞的鏡框，於是顯出滿臉鄙夷的神氣，嘲笑似的對阿嬌說：

「來，我們先吃吧！別管他，他今早已高興到連飯也不必吃了。」

第一卷

(11)



阿福面對着她作著一個會心的微笑，便和阿生三人開始用飯。這時，就只有李頭罷一人，却仍然伏在櫃台上，沉溺在那淒離奇幻的思潮中……

發財夢

(一)

孔先生斜坐在一隻放在一間鴿子籠式房子左角的椅子上，兩手捧着一份當天的日報在出神，那對舊版的眼睛像一對探照燈似的直向報上注視。他的神情顯得極緊張，兩隻手像患了嚴重的瘧疾似的不斷在顫動，一顆深藏在胸膛中的心像是要衝出喉嚨而跳出來的樣子。只見他離開報紙，急急地翻到了經濟版，赫然映入他眼簾的就是這麼一行大標題：

「膠價今日續跌二占」。

「怎麼？又是跌價，又是跌價！」他自言自語的說，像是當頭被打了一個悶棍，頓時感到一陣眩暈，先前那漲成豬肝色的臉這時也顯得蒼白難看。他楞了好一會，像一個喝醉了酒的醉漢，額上不斷的冒出汗珠。

基地，他把手上的報紙狠狠的往桌上一抽，就從椅子上站起來，懷着一種焦躁不安的神情在斗室裏踱着方步。清晨的空氣本來很涼爽，可是他這時却感到全身發熱，像患了嚴重的熱症似

的，臉上滿是憔悴的任難受。他低著頭，兩隻手不斷的用力在握，腦海中却像是被拋進一塊巨石似的的泛起了陣猛烈的波浪，在洶湧的澎湃着，久久還未能平息。他如幽靈似的從斗室的邊緣就到那邊，又從那邊跳回這邊，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裡而失去自由的小鳥在跳來跳去一樣的感到難堪。於是一時間，種種的愁思亂緒像洪水般的湧上了他的心田，他終於停止了腳步，頹然的重倒在牆椅上……

(11)

孔先生是一位小學教師，他從事教育工作以來已十年了，自從他二十歲的那年在簡師畢業之後，就跳進教育的圈子，一直在過着清苦的教筆生活。十年以來，他本着為教育而努力的精神，堅守着這神聖的崗位，用自己的心血去教育下一代。雖然教師的薪金是那麼微薄，但是因為他是一個獨身漢，沒有家庭的負擔，而且他本身又是那麼樸樸，所以十年以來，他居然也就有了一筆三、四千元的餘積。

夢 財 發

人是一種情感的動物，在這枯寂的人生旅程上是需要某種的安慰的。孔先生既然是人，當然也有這種情感。但是，由於他有過分的思慮，他怕那微薄的人息維持不了將來婚後兒女成行時的

高度生活，所以他雖然有了一個已有三年深厚的愛情而又志趣相同，能够互相同情了解的爱人，但却仍遲遲不敢結婚。

近來，孔先生的心裡已打好了一套如意算盤，他已與他的愛人商議過要在兩個月之後的假期中結婚。他預算在他四千元的情潘中，除了舉行一個簡單的婚禮所應該花去的一部分費用之外，其餘的就用來頂一間小房子，及購置一些傢私，組織起一個美滿的小家庭。而且他的愛人也是一個不會吃閒飯的小學教師，將來結婚之後，夫唱婦隨，同歡歡聚，生活該是多麼的寫意呀！想到這裡，孔先生的嘴邊不禁也掛着一絲得意的微笑。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命運注定了的，孔先生的這個美滿的情願，在沒有實現之前，就遭受了一個波折。

那是幾個月前的一個星期天。

孔先生批完了學生們的作業之後，他獨自的悶在家裡，覺得很無聊，於是抽了一個空，到B埠他的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黃先生的家裡去聊天。

黃先生也是一個教育界的老前輩，在教育界服務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他家裡本來不很富有，可是在前年樹膠價高漲時他曾因投機而撈了一筆錢，使也由一個薪教員而成爲一個中產階級的人。

物，現在居然也過着逍遙自在的安樂生活。這天，孔先生到他的家裡，剛好他沒有出去，於是寒暄了一陣之後，話匣就此打開了，他倒從身邊瑣事談起，而談到學校狀況，國際大事。真是無所不談，侃侃不倦。忽然，黃先生改變了話鋒，問孔先生說：

「老孔，照你看來樹膠的行情會不會漲價？」說着，遞過了一枝香煙，睜大眼睛在等待孔先生的回答。

「樹膠的行情？這個我根本是外行。」孔先生接了香煙之後漫不經心的回答。

「照我看來呀！目前的膠價已經跌到這個地步，可說是到了極點了。你想，由二元多跌至一元多，由一元多跌到現在，只剩八角多，八角多的價錢是非常便宜的呀，所以我想，此後膠價是絕不會再跌了。」黃先生似乎對此很有興趣的說出這一大堆的話。

「唔……」孔先生只是不置可否的點頭。

「就算是會跌吧！也不會跌多少了，況且，漲的成分總比跌的多，只要那想來了一個消息，時局稍微緊張一下，馬上就可以暴漲起來。」

「……」孔先生沒答腔，只是靜靜的聽着。

「所以，我想乘着這個機會，再拚一下。」

「再換一下？你是說？」爲了黃先生的「再換一下」這句話，孔先生再也不沉默了，他急問。但是他的話才說一半，就被黃先生的話打斷了。

「買浮水呀！」黃先生像解釋似的說：「只要這次再換左券的話，那麼此後的生活就可以無憂了。」黃先生說着，臉上披瀟了一層光輝，顯出十分得意的神氣，似乎對於「再換左券」的事是更有把握似的。

「哦！」孔先生細細的咀嚼黃先生的話，他想起了黃先生以前因買「浮水」而發財的情形，不覺也就有些嚮往起來。

「喂！老孔，我們做窮救目的呀！可真是沒有出息，整天拉破喉嚨，精疲力竭，所得到的還不只是百多元的月薪，你看社會上有多少人，他們只是碰一大的機會，不都發大財做大頭家去了嗎？所以呀！人無橫財不富，你何不也乘這個機會，拚它一下？」黃先生像是挑逗般的向孔先生說了這句真心話。

「我？」孔先生的心裡翻了一跳，他好像就全沒有預感到黃先生會對他說這些話似的。

「是呀！我當初也不是和你一樣，自己只有兩千多塊，還是向我姊夫借來二千多塊呢，可是，只碰一次，就賺到了十來千。你現在不是也有幾千元嗎？幾千元也就做發了。本錢大，買

多，本錢少，買少，就算買十噸吧！每磅只要漲價一角，就有兩千多元好賺，好這一年的薪水呢！」

「可是要是跌價呢？」孔先生啞了一口白氣，遲疑的問。

「那當然就要虧本了，這是做生意，也可以說是賭博，非投機感，理所當然，不過，照我的觀察與推測，目前世界風雲日緊，對軍用上的必需品的樹膠，該是漲價無疑的」。黃先生用着近乎肯定的口氣說。其實他邊聽邊暗覺膠價會議，就連他自己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只不過是一種冒險——一個想做投機事業者應有的冒險而已。

可是這回孔先生的心可真的被打動了起來，他扔去了手上的煙蒂，揮一揮扇，然後從那乾涸的嘴邊擠出了三個字：

「真的嗎？」

「這只不過是我個人的推測而已，準確與否還得靠我們的運氣。不過，一個人生在現社會裡，也得大顯的露一下，或且也有飛黃騰達的一天，否則，終生老老實實的做個窮教員，吃不飽，餓不死，還不是像牛一樣的拖到死，這種的生活有什麼意義？我們以前的幾位同事，現在豈不都賺了幾十千而坐汽車住洋房的幸福去了嗎？」

黃先生的這一連串話，果真有莫大的誘惑力，使孔先生的腦海，像是一池清激的湖水，被投下了一種昏明的顏色。這顏色馬上在湖面泛開來，泛開來，然後裏成了無數張紅色的老虎票，在湖面飄盪。他經不起這種誘惑，那向來堅定的心這時也就有些迷亂起來。於是急急地問：

「那麼你打算怎樣？」

「我呀！這次打算買三十噸」。黃先生低着頭，略加思忖之後才說：「你呢？就買十噸好嗎？」

「十噸？要多少錢呢？」

「不多，三千押底金就行」。

孔先生咬着嘴唇，左手摸着下巴，翻動着眼皮，沉思了一會兒說：

「好，讓我再考慮一下，明天來決定吧！」

於是他的懶把話題岔開了，繼續談了一些瑣碎的問題之後，孔先生乃告辭回客了。

(三)

從黃先生家裡出來的孔先生，有著一兩萬千平日的興奮神氣，他的心裡很亂，那向來怡然自

得的心，却這樣的被擾得有些不寧起來。一路上，他的腦海中一直盤旋着許多問題，他作了許多美麗的幻想：錢，汽車，洋房，像銀幕上的畫面，頓時都在他的眼前跳動起來。他好像看到他投機賺利了，賺了許多的錢，於是他買了一幢洋房，與愛人結婚之後，遷進洋房去住。他又買了一輛汽車，於是他的洋汽車，載着他的太太，馳騁在大街小巷……忽然，他的汽車一不小心，撞到了一條電柱，砰的一聲，他嚇了一跳，定神一看，他已走到馬路的中間，一輛新型的轎式汽車迎面駛來，車上坐着一對青年男女，怪親熱的，汽車開足馬力，响了一聲馬達，飛也似的開過去了。他不由得為剛才的幻想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但是隨即對於那輛車上的男女生起了一種強烈的妬忌，他強硬的轉個頭，向那輛汽車的背影罵道：「哼！別以為有輛汽車就了不起，等『阿拉』賺到錢之後也買一輛給你看看」。這樣的自言自語之後，他的心裡就輕快了許多，於是加緊腳步，不覺就到了停車站，坐車回家去了。

孔先生回到家裏，爲了這件事，他整整的想了一個下午又一個晚上，却始終想不出一個好主意來，仍然感到踟躕不決。雖然發財慾也不斷的在他的心裡作祟，他看到他周遭的許多朋友們，都是靠着很偶然的機會而發了財；他也很明白在馬來亞這個勢利的地方，金錢是萬能的，假使要發發財，便必須靠手段，靠冒險，不然的話便只好終生做個被人鄙視的窮光蛋。何況黃先生的那

席話又是說得那麼肯定，那麼甜蜜，簡直像是一杯醇酒，深深的迷醉了他的心。他猛地記起了一句不知道是那個人所說的話：「別以為機會會敲你的門兩次」。的確的，機會是難逢的，它有時只是得之於偶然之間，那麼他今天因為悶在家裡無聊而到黃先生的家裡去聊天，却意外的得到了這麼一個機會，這不是命中注定他該發一筆財嗎？於是使他感到眼前的這個機會是多麼的寶貴，他應該抓緊它，好好的利用一下，別讓它白白的失去了。然而，他到底是一個沒有這種經驗的人，他那向來中庸的性格，造成了他有太多的顧慮。他想：萬一要出師失利，那麼多年來辛辛苦苦掙了不少粉筆灰而得到的餘積豈不要盡付之東流了嗎？所以他的心裡發生了一種極大的矛盾，兩種不同的思想在他的腦海中起了激烈的鬥爭，掙得他神志迷惘的不知該怎麼辦好。終於，經過了三思而又三思，考慮而又考慮之後，他仍然遲疑不決，爲了表示慎重起見，他特地去找他那就將在兩個月之後的假期中結婚的愛人黎女士，徵求她寶貴的意見。

黎女士一片不贊成的口氣，冷冷地說：

「我看不要太冒險了，不貪大富，不會大貴，賺到手固然好，虧了可就糟呀！我們目前的生計雖然清苦，但是只要安貧樂道，亦自有其樂趣，語云：知足常樂，何必自招意外的煩惱呢？」

黎女士的這番話，自然有一番哲理，孔先生並非不能理會，不過，人就是這麼奇異的一種動

物，當他有了某種的慾念在心頭裡產生了時，他的一言一行，似乎就會無形中受着它的控制，所以孔先生這時也就有些言不由衷起來。

「不，黃先生的眼光準，大概不會看錯，他這次不是賺到了十多千嗎？還有張先生，李先生，他們都賺到好幾十多千呢！假使我這次也能賺到的話，那麼我們婚後的生活豈不更美滿了嗎？」

「哦！別提起他們了，語云：『只顧着賊打，不顧着賊吃』，你沒有聽說許多富翁也因為投機而破產了嗎？而且一個人的生活，精神上的安舒勝過物質上的享受，那麼我們婚後的生活，難道還怕不會美滿嗎？所以我想，你還是乾脆死了這條心吧！安分守己，三餐吃得飽了，何必為身外之物做過分的奢求呢？」

黎女士的這番話，果真把孔先生的心給說得有些動搖起來。但是人心畢竟是虛妄的，貪婪的，所以當他想起了黃先生的話時，紅色的老鹿馬上又在他的眼前跳躍起來。「只要每磅漲價一角，就有二千多元好賺，多過一年的薪水呢！」想到這裡，他的心馬上又興奮起來，黎女士的那一番話，早已被這股熱潮沖淡了，於是他決定冒一次險，剛才那種遲疑不決的心，也就被這種野心所征服了。

第二天，他從積蓄中挪出三千元，跟着黃先生到一家樹膠行裡去買了十噸的「浮水」。

從此之後，膠價的漲跌，便成爲他所關心備目的新聞了。每天早上，報紙一派來時，他就急切的翻着經濟版；放學回家，他破例的會常常到許多樹膠店裡去踴躍，打探行情。朋友們偶然碰了面，在談話時，他必口不離題的就把話扯到膠價上來，常常弄到對方感到莫名其妙。要是膠價幸而漲了一占半占，他就會眉飛色舞，興高采烈的暗暗在計算他自己所買十噸可能賺到的數目，於是他懊惱似地想：「可惜當初買得太少了。」可是膠價要是往下跌了，那他的心就會做無能之舟在大海中遇到了暴風雨一樣的感覺不安，不過，隨着這種推疊不安的情緒過後，他又會坦然地想：「不要緊，過幾天一定會上漲吧！」這樣的自我解嘲之後，他的心略爲安定一下，但卻仍不減其緊張的神情，像暴風雨過後的天空，一直在期待着陽光的出現。總之，他整天差不多都爲了這件事而感到惶恐不安，一種莫名其妙的念頭老是在他的心上打轉，覺得他神志昏迷，連改卷子的精神都沒有了。

頭一個星期還好，膠價略有上漲，可是一星期之後就下跌了，此後就一直的走下坡，像懸崖之水下滑，大有不可遏止之勢。讀給孔先生的打擊太大了，他的心感到莫名的焦躁，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對於投機還玩意兒，在他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嘗試，這情形正像初上戰場的兵士一樣，心裡難免會感到恐慌、緊張。尤其是初次出師失利，在戰略上看來，更加帶給了他精神及

備心上的一種嚴重的威脅。於是他變了，變得那麼具體，古條，終日感到驚愕的，老是擺出那副陰沉沉的憂鬱臉孔，以往那常掛在嘴邊的青年人的笑靨已不知消遺到那兒去了。在他的心裡面，似乎除了那債能攀上漲之外，一切的一切，都退不起他的歡心；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只感到懊惱，厭恨，憂慮的愁絲老是纏繞在他的心頭，似乎已在他的心頭裡打了一個牢不可解的結，使他的心頭感到悶悶然的好像是被一塊什麼東西塞住似的。他想盡了方法，想把心頭裡的愁絲解開，想把心頭的那塊硬硬的東西推開，但是都沒有效果，相反的得到的只有更大的煩悶，這促使他在生活上發生了一種變態。白天他連飯都吃不下；晚上，他失眠了，常常還會發生可怕的囈語。在學校裡講解時也沒不經心，對學生們也沒有以往那麼熱情了。這不禁使學生們感到愕然。

然而，可有誰能夠給孔先生那顆衰的心靈予以一點在他自己認為是真正需要的安慰呢？

所以，今天早上，當他照例的急急翻開報紙，一看之下，只見報價又是跌落二占時，他感到無限的絕望，全身便像是觸了電柱，差點支持不住而暈倒下去。

(四)

一陣鏗鏘的鐘聲送進了他的耳膜，把他那迷惘的神情震醒了，他抬頭一看，那裏掛在貼滿了

報紙的牆壁上古舊的掛鐘，短針已指過八時，他以一種莫可奈何的神情，懶容容的從繡椅上站起來，向那小小的方桌扶起一堆學生作業簿之後，便悵悵然的上學校去了。

這天，他的神情顯得格外沮喪，臉上籠罩著一層濃厚的陰雲。第一節上三年級的算術時，他用一種統厲的口吻叫學生們在做練習題之後，便一直呆呆的站在課堂前發楞，頭腦渾渾噩噩的，臉色陰鬱而難看，學生們只以為他生氣了，所以都噤若寒蟬，一句話也不敢說，整個課堂便像寒風般顯得死寂而沉悶。直等到下課鐘響時，他才覺得這一節是在不發一言中打發過去時，心裏不禁也泛起一抹歉意。第二節，他上二年級的常識，剛好那天教到一課題目是「橡樹」。於是他心有所感，不覺就在大發其牢騷了。他先從馬來亞的出產品說起，引起動機，然後談到了樹膠。於是便滔滔不絕的對學生們說：

「樹膠是馬來亞的一種大量的出產品，馬來亞的人民生活與它有很密切的關係……比方說前年樹膠漲價時，割膠工人每天可以賺十多元，商店生意也很興隆；可是近來膠價一直下跌，以致弄到人民生活很苦……」最後，他提高嗓子，很鄭重的向同學說：

「你們到底是希望樹膠漲價或是跌價？」

「希望漲價。」幾十個學生一齊的回答，聲浪非常大。孔先生的臉上馬上掠過了一陣炎熱。

他接着高聲的說：

「唉！可是目前的股價偏偏一直的往下跌，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說着，似乎大有爲這大家都有望應該漲價的樹膠却偏又要往下跌而叫屈之勢。於是他又連續不斷的向學生們說出一大堆因股價的下跌而不滿的話，似乎是想把心頭裡所有的鬱悶一下子都向學生們的身上發洩似的。然而或許是他這回所說的話太深奧了，當他發覺學生們許多對的眼睛都疑惑似的直瞪着他時，他才感到他剛才的雄辯太激動了，所以連忙收了話鋒，向學生們草草的講解了一通之後，下課鐘響了，於是便有些飄飄然的步出教室。

然而，他的心裡無論如何總無法得到平靜，像有一條蛟龍，在他的腦海中興波作浪似的，紊亂而痛苦的思潮不斷的在他的心頭起伏。好容易按到了女學時，他猛地想起了一件事，於是便匆匆忙忙的到黃先生的家裡去。

到了黃先生的家裡，黃先生還沒有回來，他悵悵的坐在客廳的方幾上，不斷在痛苦的抽煙，黃太太爲他煮了一杯茶，有點驚奇的說：

「孔先生，怎麼今天得空來這兒？」

「是的，想找黃先生談幾句話。」孔先生不安似的回答。

「是不是爲了那批『洋水』的問題？」黃太太說着，露着絲微笑。孔先生心裡便好像挨了一槍，臉孔馬上熱辣起來。他覺得黃太太的微笑似乎是含有嘲笑的成分似的，他嘩嘩地回答：

「是的。」臉上也勉強露出一副苦笑。

可是，這回黃太太却收斂笑容，一本正經的說：

「本來嗎？投機的事業就是靠不住的，尤其是你們吃教育飯的人，對這行沒有經驗，更加是靠不穩。要知商場正如戰場，千變萬化，尤其是這種投機事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原不過是一些奸商及有產階級的玩意兒，吃粉筆灰的人，那能有取勝的把握？除非是靠運氣，可是這運氣又是多麼虛妄的東西呀！」黃太太說到這裡，感了一口氣說：「唉！他不肯聽我的勸告，偏要再冒險，這次準是要吃大虧了」。

聽了黃太太的話，孔先生感到萬分的惶悚與難過。一剎那間，悲傷，痛苦與後悔的情緒，一齊的湧上了他的心田，他的心隱隱的在作痛，像有無數的毒蟲在噬咬似的。他的眼前頓時又顯出了一幅圖畫，這幅圖畫裏有汽車，洋房，老虎獅在閃動着，但是一瞬之間，這汽車洋房及老虎獅便都不見了，代之而現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個青面獠牙的魔鬼，一手持屠刀，在威嚇他，於是他那多年來吃粉筆灰所得的數千元的餘積，在魔鬼的恐嚇之下全被掠去了，於是他感到極端的痛苦。

額角不斷的冒出汗。

突然，從門外傳來了一陣「咯咯」的皮鞋聲，他抬頭一望，只見黃先生回來了，他連忙站起來，一個箭步，跑到黃先生的面前，彎腰就問：

「怎麼辦？老黃。」

「唉！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意料之外！」黃先生搖頭的說，把一堆學生作業簿子放在一筆書案上之後，便陪同孔先生在一隻長檯上坐下來。

「現在押底金快要窮完了，行家一直在催着結賬，怎麼辦呢？」孔先生皺着眉頭，顯着無限焦急的樣子。

「還有什麼辦法，除非再拿出一筆資本。」黃先生似乎在無可奈何之下，搜腸括腸的想出了幾句話來回答孔先生的所問。

「什麼？再拿一筆資本。」對於黃先生的話，孔先生顯然感到無限的驚訝。

「是呀！要幹就幹到底，難道就這樣白賠了嗎？而且期限還有幾天，說不定就這幾天之內大漲呢？」黃先生說着，顯出十足的阿Q式自我陶醉的神氣。

「不，不」。孔先生遺憾地說：「算我倒霉，虧算是虧定了，還是結賬去吧！免得我終日提

心吊胆，惶恐不安，連飯都吃不下。」

「結賬，你真的就甘願這樣白賠了嗎？」

「不然又有什麼辦法，我那裏捨得再拿出幾千元的資本，而且我也沒有這麼多錢。」

「還有什麼不捨得，失敗為成功之母，一不做，二不休，要幹就要幹到底。至於錢方面，事在人為，慢慢打算總有辦法。」

「可是……」孔先生沉吟了一會兒，一直的在搖頭，似乎對於黃先生的話經過了一番考慮之後而認為長行不通的。

但是，黃先生似乎看透了孔先生的心事，他覺得這第一箭是數不著了，於是連忙又拉着弓弦，繼續射出第二箭，這一箭果真射中了孔先生的心坎。只聽得黃先生睜大眼睛，右手拍着孔先生的肩膀說：

「喂！老孔，你沒有看到今天的報紙嗎？更太林形勢危險，他是一個叱咤風雲的人物，萬一要是逝世了，世界局勢難免會因之改變，到那時呀，誰還不怕不會因之扶搖直上。老孔，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做什麼事都要有勇氣，有耐心，你認為怎樣？」

這一席話，真像是一陣風，把孔先生那熄滅在心田中的餘燼又煽燃了起來。他的心裏反覆的

在思考一個問題：「難道真的愛這樣的白痴了嗎？不，得跟它再吵一下。況且史太林病危，將來國際大勢難免因之遽變，到那時，膠價是不怕不上漲的」。想到這裡，他的腦海中立刻又湧現了一幕美麗的幻想，錢，汽車，洋房，頓時又在他的眼前暢快起來。剛才那滿懷失望的心又被一種新的希望征服了。

然而，要再幹下去，第一個的問題，便得要錢。他多年來辛辛苦苦的積蓄，除了上次應用三千元之外，已所剩無幾了，告貸嗎？這個年頭，沒有一些產業給人家做抵押，是休想借得到的，他雖然幾經奔波，但是都空手不到。而且，他的愛人黎女士又苦口婆心的勸他說：

「總算是斷定了，別再冒險了，自己的本錢還不要緊，向人家告貸的，虧了可不是玩的財！而且這次是否能勝，又沒有絕對的把握，這種的玩意兒，本來就是漲落不定，很難看得準的，要不然的話，豈不是個個都發財了嗎？你還是死了心吧！這次的虧本，也正是給你一個教訓，此後安分分的教書，別再做無謂的幻想了。」

心裡很想繼續再幹下去，而仍然有些舉棋不定的孔先生，經過這麼一說，那被黃先生煽動了的心田這時却好像遇到了冰雪，驟然冷了起來，先前那段幻想着膠價會上漲的信心，也就有些動搖起來，於是，在理智的控制與經濟的壓迫之下，孔先生感到傷心與失望，像戰敗了的兵士，只

好發起自強了。

那一天，他跟蕭實先生到行裡去結賬，三千元的押底金，只拿回七百二十三元，十年來心血的餘積已損去了一大半。當他惘然若失的從行裏回家時，痛心傷差點流下淚來……

尾聲

現在，孔先生已經結了婚，靠着他尚有的千餘元的積蓄，婚費總算沒有問題，但是原先計算要頂一間小房子的錢，可就沒着落了。

就在孔先生結婚的第二天，報紙上刊載着一則驚人的新聞：

「教育界老前輩黃××先生，因投機失敗而於昨晚十二時許服奇性藥打自殺……」孔先生看到了這則新聞，他的眼前頓時浮現蕭實先生的影子，想起了以前他和實先生一起做投機生意時的情形，他感到一陣昏黑，愕然的楞倒下去……

黑色的牢門

(一)

王民在兩個警察的監視之下，一闕踏進了牢獄的門檻，心裡却兀自在狐疑着。他的頭腦昏昏脹脹的，像是快要爆炸的樣子，無聲的金星在他的眼前跳躍，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在他的眼前躍動起來，使他無法看到。他感到渾渾噩噩的，只見天旋地轉，似乎是置身在夢中一般。

「難道我真的就要坐牢了嗎？」他自己在猜疑地想：「不會的，還是做夢吧！是的，這一定是在做夢。」於是，他感到有些飄飄然起來。腦神經似乎已停止了作用。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猛地舉起了右手，把中指放在嘴邊，狠狠的咬了一口，「哎呀」一聲，他疼痛得叫了起來，頭腦也就有些清醒了。這時，監押他的一個警察白着他一眼，罵他一聲「啊畜馬尖」之後，就把他推進了牢門……

他熱烈的鎮定一下神情，睜開眼睛，呀！還不是夢，是事實，灰白色的牆壁，黑色的欄杆，清清楚楚呈現在他的眼前。像一隻小鳥，他已被禁錮在這狹小的樊籠裡。於是，他感到痛苦，眼

裏，一顆跳動的心，像被投在冰窖裡，漸漸的冷凍起來。他真沒有想到一個年青果敢忠誠像模的，竟會有坐牢的一天。傷心，失望，羞愧與懊悔，交織在他的心田，使他陷入極端的痛苦之中。極力的冷靜一下激動的心神，於是一幕幕的往事像是一部電影，又在他的眼前活現。

(一)

王民是大成公司的一名職員，今年三十歲了。誠實，耐勞，是他的本性，象之他那雄偉的體格，作事果敢而有魄力，所以很得到經理的信任，在該公司就一直做了五年，打破歷來職員工作年限的最高紀錄。

他有一個善良而賢慧的太太，結婚以來，已經七年了，先後生下了五個孩子，一家七口子的生活，全憑他一人負擔。靠著他那二百多元的月薪，的確有捉襟見肘之概。所幸他多年來的職業還算安定，領他倆夫婦克勤克儉，安樂相處之下，生活過得也很如意。

但是，國際形局的變遷帶來了膠價的慘跌，也帶來了市場的不景氣，許多商店因而倒閉了，許多工人們因而失業了，到處充滿了一片痛苦的呼喊聲。

在不景氣的氣氛襲擊之下，大成洋行實行了裁員，減薪，於是許多職員因被裁而失業了，許

門半的色器

各職員的薪水被減少了。

是一天上午，王民正在公司辦公，經理就派人傳他去問話。

像是一種不祥的風寒似的，他的心不期然的卜卜跳起來，他深怕自己一旦被裁，那麼此後的生活將怎樣過呢？不過他的心裡總有一點自信，憑他多年來工作的成績，以及平時經理對他的態度看來，他還是絕不致於被裁掉的。但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情，却始終攔住了他的心田，使他的胸口不斷的在跳動，他懷着一種不安的心情，戰戰兢兢的步進經理室，只見經理正坐在案頭，低着頭在沉思。他看見王民進來，馬上換了一副莫可奈何的笑容，向王民說：「請坐，請坐。」

王民不安的坐在辦公桌旁的一隻椅子上，屁股上像受着針刺般難受，心頭裡却像被無數麥蛾蟻咬一般的騷痛，他驚慌的裝成了一副若無其事的自然態度，然後問經理道：

「經理，請問有什麼吩咐？」

經理低着頭，沉吟了一會，然後露出一副笑容，摸摸下巴，低聲對他說：

「王民，你在行裡工作，已經幾年了，成績很不錯，這點我很明白，所以，我真捨不得你離開這裡，不過……」

聽到這裡，王民的心裏一怔，像是觸到了電流似的，他的心不覺起了一陣顫動，連忙破口截

住經理的話，問道：

「不過什麼？」臉上充分的顯出驚慌的態度。

「近來因爲市場不景，生意冷淡，收入不敷支出，這點說你必能同情我的苦衷，所以本公司迫不得已，乃有裁員減薪之議，你……」

「經理，你是說我……」不待經理說完，王民又驚慌地問。

「不，你別焦急，你在本公司任職以來，一向忠誠勤勞，本公司同人無不嘉贊，所以這次，我們當然捨不得你離開這裡。……」

聽到這裡，王民頓感心頭一鬆，不覺深深的舒了一口氣。

「不過，我現在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就是關於你的薪水問題，我想從下月起，你的薪水恐怕要減少四十元了，你認爲怎樣？」

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王民還能說些什麼？公司的情形，他是明白的，他知道經理沒有把他裁掉，已經是格外開恩，另眼相看了。那麼減薪的問題，雖然帶給他的將是一個生活上的打擊，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假使不願意，便只好另謀高就，但是在不景氣的變態之下，到處都一樣的鬧着裁員減薪，要另找一個肥缺，簡直是緣木求魚，這點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現在站在經理

面前，對於減薪問題，他只好毫無考慮的接受了。

從此之後，王民的家庭生活就日形窘迫起來。不過，在揮霍動盪之下，總算還勉強過得去。但是，一年之後，大成洋行因銀根太緊，週轉不靈而倒閉，王民也因此而失業了。

「失業」這兩個字，在這畸形的不景氣社會中，已成爲駭人聽聞的名詞，多少人在厭惡它，但是多少人却偏與它結了不解緣，它正像是一個魔鬼，時時的會降臨到你的身上。

王民第一次嘗到了失業的滋味，心裡難免起了莫大的恐慌。本來嗎，像他這種受薪階級者，既然沒有祖宗遺留下來的產業，每月區區的薪水，在日常生活上已感捉襟見肘，那能有什麼餘積，所以受薪階級者根本就不能談失業，幾乎是失業一天，他們的肚子就要受饑一天，然而王民自失業以來，已經整整有兩個月了，却仍然找不到工作，他感到極度的枯燥與不安。失業，帶給他生活上致命的威脅。

他花了不少的精神，託了許多朋友，終日東奔西走，想謀一個職業，殊不知在這人浮於事的社會裡，沒有靠山，沒有裙帶關係，要想找一門工作，可真是比登天還難，每天他一早就出去，直等到深夜才回來，餓著肚皮，聽瞭了兩聲鐘，還花了不少的軍費，但是所得到的却都是無比的失望。許多有能力幫忙他的人不肯幫忙，肯幫忙他的人却又無能力。他一直的陷進失業的深淵，

像一隻游魚被困在無水的玻璃缸裡，沒有人去救他，只好眼巴巴的在等死了……

(三)

這天早上，他正與他的太太坐在家裡發愁。

「怎麼辦呢？米又沒有了，還有寶寶吃的牛奶……」他的太太噙着眉頭說。

「喂！別提了，我的心快煩死了」。他賭氣地說：「有什麼辦法？唉！失業，失業……」王民挺手跺腳地說。

「唉！失業，這並不是你的過錯，這是社會的責任，你也不必太焦急。不過，家中的米沒有了，你總得想想辦法呀！」太太柔和地說。

「想辦法，怎樣想辦法？兩月以來，當的當完了，可惜的朋友也借過了，上次的還沒有還，我有什麼臉再向他們開口呢？」

一片憂愁的氣氛籠罩着他的屋子裡。

草草的喝完了一杯咖啡之後，他終於又懷着一種悵悵的神情，硬着頭皮出去了。

他拖着懶散的步伐，步行在寬闊的柏油路上，炎熱的太陽正在肆虐，那火般的允芒無情的照

到大地，晒得他周身悶熱，汗不斷的從他的額上冒出來。撈了一個響，他轉入一條大街，街上還是照樣的熱鬧，來來往往的汽車，紅紅綠綠的行人，商店內新奇瑰麗的物品，不斷的在他的眼中閃耀着，搖幌着，使他感到眼花，熱鬧的氣氛，吵得他心亂得慌，他無心去注意這一切的一切，只是低着頭，漫無目的地向前走，走……

突然，「嗚」的一聲，一陣汽車的馬達聲把他嚇了一跳。他定了一下神，才發覺自己已走到馬路的中心，他本能的閃身一避，回首一看，啊！奇蹟發現了，他看見從汽車內鑽出一個人頭來，仔細一看，是阿福，是阿福，像發瘋了至寶，他歡喜若狂，連忙上前去打招呼。

「阿福，你……」

「呵——王民，是你？」阿福也驚疑地說：「來來來，我們找個地方談話去。」說着！阿福開了車門，載着王民，拐了一條街之後，汽車在一間餐館外停下來。

他倆雙雙的步進了餐館，坐定之後，阿福向侍役要了幾碟菜，還叫了一支白蘭地。

「唉！阿福，時間過得真快，自從去年你被經理辭掉以來，不覺已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我真無時不在想念你，你近況好嗎？」王民很關心似的問他。

「還好——我也時常在想念你呢！但是因為事忙，所以不能抽身來拜訪你，真抱歉，今天

無意間在這裏碰見，巧極了，喂——你呢？近來好？」

「噢！說來話長——真倒楣。」王民這聲嘆氣地說：「你去年被裁時，我雖然還算幸運，沒有被裁掉，然而薪水却被減了四十元，不過生活勉勉強強的還可以過得去，但是不幸兩月前公司因破產而倒閉了，而我也就隨之失業，迄今已經兩個月，還找不到工作哩！」說畢，王民不斷的在搖頭。

特投已端上了酒菜。

「這個社會，受新人士簡直無法活下去！」亞福也嘆氣地說：「喂！來！我們吃罷！」於是他們一邊吃，一邊仍繼續在談話。

「阿福！你呢？近來幹甚麼工作？」

「我？唔！」阿福停頓了一會兒說：「老實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要是當初沒有被裁掉，恐怕也沒有今日了！」

「那麼，你近來生活很好？」王民驚喜地說，眼睛不期然的注意到餐館門口馬路中阿福的那輛汽車來。

「是的，過得去。」

「你到底做甚麼工作呀！」

「我？」阿福環顧了周遭的人們一番，然後放低嗓子，對王昆說：「我偏是好朋友，我不妨告訴你吧！我近來正與人合夥收字花。」

「收字花？」

「是的，當初我被救時，也不是跟你現在一樣，找來找去，都找不到職業，連家裏生活都成問題。後來在走頭無路之下，乃受舊朋友們的慫恿，收買字花，起初我沒有本錢，只負責收字花而已，賺它十五巴仙的干仙。後來過了一個時期，我自己也籌積了一點錢，就和朋友們合股設廠，把每天所收到的全部吃起來；這樣，往往一天之內就有幾百元的入息。」

「難道不怕人家中到嗎？」

「當然，要是給人家大申到，那便要賠款了。不過賭字花的人，十個有九個是要輸的，所以我們收字的人，賺的機會總比賠的機會多。不瞞你說，我在這一年內，賺到的錢，已經有十多千了。」

「十多千？」王昆睜大着眼睛，伸長着脖子，露出驚奇而羨慕的眼光，直瞪着阿福，像是在他的身上搜尋什麼秘密似的。

「是的，十多千，這還少呢？我的許多朋友們已經賺到幾十千了。」阿福很興奮地說。

「……………」王民沒答腔，顯然地他已被這個龐大的數目愣住了。

「噢！王民，你不是說還沒有找到工作嗎？」突然，阿福轉變話鋒，向王民說。

「是呀！」王民連忙答道，由於阿福的神色看來，他似乎已猜到阿福會帶給他甚麼好消息似的，所以他特別提神，側着耳在聽着下文。

「那麼！反正目前找工作也很難，假使你願意的話，我想你最好也來收字吧！」

「甚麼！我來收字……」王民驚奇地問，顯得有點不安，似乎對於阿福的「下文」感到不滿意。

「是的，這種生意是包賺的，人家向你買一元，你只須交八角半，一天假使能收到一百元，就有十五元可賺。要是你收的都沒有人中，廠主特別優待，只收八折，即一百元只須交八十九元，可以賺二十元；要是有人中，那麼買中的人又會給你一些報酬。總之，你只要肯收，一天之內，多的我不敢說，十五二十元是一定有的，又不要本錢，比甚麼都好呀！」

「可是，這是犯法的事呀！」

「噢！你真是，目前這個社會，還管得甚麼犯法不犯法，小心點就是，人無橫財不富，老實

人就只好囑因之風，況且，你去收字，人家自願向你買，公平交易，你只不過從中賺一點千仙而已，並沒有對不住良心的地方。雖說這種的工作是犯法的，但是也總比奸商們欺詐走私來得清白。況且，一個人要是在走頭無路之下，也就只好硬著頭皮，弄出一兩次犯法的勾當。你難道沒有聽到，許多人爲了生活所迫，乃不惜抵而重險，幹出殺人放火打劫的事嗎？這也是叫做沒有辦法。因爲你不敢幹，自己就只好去偷竊，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算不了什麼奇怪。」

「不過……」

「不過什麼？別擔心，胡思亂想是沒有用的，一個人總得隨機應變，否則便只有死路一條，況且你目前已失業兩個月了，一時又很難找到工作，要知你一家幾口子的生活就全靠你呀！所以，解決目前生活要緊，反正暫時先將它一筆，等到你找到工作時，那時再洗手不幹，也來得及呀！」阿順像一個先生在向學生訓話似的滔滔不絕的說出了這許多話。

「唔……」王民沒有回答，他的頭腦已經在盤旋着一個問題，顯然他的心已有些被打動了。

忽然，阿順看着手上的錶，有點焦急的說：「哦，時間不早了，我還有要事待辦呢！王民，就這樣吧！你回去再考慮考慮，假使要收的話，你就交給我，包你妥當。」說着，他從袋裏拿出

了許多鈔票，交給王民說：「那，我知道你近來生活一定很困難，這裏五十元，你先拿去用吧！我們是好朋友，這點小意，不必計較。」接着，他搶先付了賬，拍拍王民的肩膀說：「我走了，你回去想想看，改天見。」於是阿爾駕着汽車走了。

王民站在馬路旁，望着阿爾的汽車，捋了大半天。直等到阿爾的汽車，拐了一個彎之後，看不見了，他才悵然的回家去。

歸途中，他感到極度的迷惘，萬種的思潮在他的腦海中澎湃着。失業，生活，錢，救字……像七上八下的吊桶，不斷的在他的腦海中起落，他也不知該怎樣好，想起了阿爾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已經賺到了十多千，而自己呢？失業以來，僅僅兩個月，竟弄到山窮水盡，告罄無門的地步，唉！這是誰的罪過？是誰的罪過！兩個月以來，他無日不在奔波求職中，他腦海中構起了無數職業的空中樓閣。每天一早，他懷着緊張而期望的心情出去，想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都失望了，期望每次都落了空。現實是那麼殘酷的，社會上沒有人會同情他，沒有人肯伸出正義之手來援助他，他所得到的都是冷眼與白眼，只有跟他同病相憐的人會陪他一兩聲同情的嘆息。

現在擺在他眼前的却有一條路。然而這條路是邪路，是偏路，他現在正擲擲在這條邪路口，他幻想沿着這條路中所蘊藏的珠寶，像神話中的金銀洞一樣，他希望能進這個洞裏去，以便尋獲一

些財寶，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明白這個金銀洞中處處潛伏着許多張牙舞爪的魔鬼，要從這許多魔鬼的監視之下去盜取珠寶，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他擔心假使在珠寶未拿到手之前，就被魔鬼刺了一槍，那將怎麼辦呢？於是他又感到有些恐懼起來，失望悲哀重又襲上他的心田，他悄然若失的，不知不覺已走到了自己的家門。

一陣孩子的啼哭聲，把他那迷惘的神志喚醒了，他定神一看，只見自己的幾個孩子正跟媽吵着肚餓，要飯吃。再看自己的太太，却呆然的坐在一隻椅子上抽着着，眼裏掛着兩行眼淚。這淒涼的一幕，立刻跌進了他的眼簾，襲擊着他的心田，他悲哀得差點哭出來。執強的忍耐着，聽着沒有流出眼淚。但是這時他的心却起了一種猛烈的轉變，像一個茫然無知者驟然得到了一種啓示似的，他咬緊牙根，握緊右手的拳頭，在左手掌心狠狠地擊了一下，心裏想：「好，還是吃飽要緊，管得它犯罪不犯罪。」於是先前轉讓在邪路口的他，終於鼓起勇氣，不顧一切，決定冒險的踏進邪路，向魔窟前進了。

(四)

字在，這個害人不清的玩意兒，像是一種強烈的醇酒，深深的麻醉了許多人們的心，男女老

幼，他們竟做了正業，把一切的期望都寄託在字花上，希冀能發中了彩，獲得一筆獎金，於是字文神，詳夢，猜花題，如火如荼，緊張得很，他們簡直已醉倒在字花風之中。雖然他們也明瞭中彩的希望是那麼微小，但是他們卻仍然執迷不悟，熱烈的賭着，瘋狂的賭着，以至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但是，這却造成了小部份的人發財的機會。

王民自從在索賭鋪路之下而幹起教字這玩意兒以來，因為他向來為人誠實，從沒有欺騙過人家，中到的彩金也沒有拖欠過，所以大得人們的信任，許多人都向他買，造成了他一個臨時發財的機會，一日之內，至少可以收到百多元，多則二百多元不等，於是正式的甘倫以及一些額外的報酬，統計起來，一日之內至少可以賺二三十元，這在他不能不說是一件足以自傲的事。從此之後，他感到高興，他的臉上常常有很甜的笑容，因為他已不必再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了。

但是，王民的太太是一個賢良女人。她知道教字是犯法的行爲，所以她不同意她的丈夫幹這種勾當，不過她先因為王民失業了，家庭的生活處了絕境，實在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她雖然不願意她的丈夫做這種事，但是她又不得不讓他做。現在，數月以來，王民總算能一帆風順，平平安安的撈到了千多元，他感到欣慰，同時也感到害怕，他的心頭時時都潛藏着一種隱憂，她

深怕王民所做這種犯法的事，不幸有一天落了網，那豈不是……於是她感到恐懼，害怕，她覺得她應該提醒王民，拯救王民，她不忍王民墜進深淵裏去。

於是她又一次的勸告王民說：「民，還是停手吧！別太固執了，近來外面風聲很緊，據說警察每天都有出動偵查，抓到可不是玩的。再實，你原先幹這種的事也不嫌怕不得已的，現在既然有了千多餘元的積蓄，目前的生活可以無憂，我看還是不要再冒險了。」

「什麼？你是說我不應該再收字了？」

「是的。」

「那末，你要叫我做什麼好呢？」

「工作慢慢找，自然有辦法，憑通洋行豈不是還要請一個書記嗎？上次朋友好意介紹你去，你却不去，不過，聽說至今還沒有請到別人，假使你肯去，那也算是一個好位置呀！」

「不去不去。嘿！誰願意去做每個月百多元薪水的書記。」王民翻起下巴，不屑似地說。

是的，這種的工作，現在王民當然是不屑去做，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別惹惹心，金錢能左右一個人的意志，數月來的收字生活，已把王民的頭腦變了，變得那麼厲害，他完全沉溺在收字之中，他只知道收字可以有大把的錢好賺，而且又輕鬆又愉快，不幹的才是傻子，至於其他的事

他就全沒有想到。

然而，不久之後，禍事終於來了。

那是一個下午，他照常的關在一間房間裏，替人家收字，突然，幾個警察闖進了他的家裏，在搜索之下，詎接獲贖金，於是他的家裏被捕了，以帶賄之罪被控。審判的結果，罪名成立，罰款三千元或改處六個月苦役。

三千元！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當然不是王民所能繳納的，沒有辦法，他只好去坐牢，替警察買風味了……

(五)

隱隱的教堂內正傳來了一陣祈禱的鐘聲，驚醒了他的回憶，他睜眼一看，照樣的是灰白的牆壁，黑黑的欄杆。但是這灰白的牆壁，黑黑的欄杆，已把他劃進一個小天地裏，他的自由被剝奪了，他的名譽破產了。還有他的前途……唉！完了，一切都完了，他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眼前頓時呈現一片黑暗。他顛然的墮倒下去，一顆受了創傷的心，已飛越在太空中，走向上帝的面前懊悔去……

火炬運動

(一)

當夕陽收斂了最後一縷的餘輝，而沉向西山口下去之後，這個小小的山城便顯得有些蒼茫起來。

阿貴叔拖着一副疲乏的身軀，懶洋洋的打從工場出來，他老今天好像有件什麼心事，臉都顯得緊緊的。回到家裏，阿貴叔正爲他準備好了晚餐，他一邊吃，一邊注視着自己的孩子們，只見那九個兒女連上自己夫婦倆已把這整一張八仙桌擠得滿滿的，於是牠不由得就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唉！這日子可真越來越難了，今天我聽人家說，孩子們以後要讀書，也得預先登記，多麻煩的事呀！」

「登記？怎樣登記？」阿貴叔聽了他的話，也顯得有些驚奇。

「是呀！據說是因歲到七歲的孩子，如果要讀書的話，都得預先登記，假如不去登記呀！就沒有書好讀了。」

「什麼？四歲？年紀這麼輕的，那能讀什麼書，恐怕你糊塗了吧！」阿貴嫂不信任似的說。

「那裡會糊塗，今天工場中民強那小伙子告訴我的，他天天都有看報紙的呀！」

「是的，媽，是四歲到七歲，今天我們校里的先生也這麼說。」阿貴叔的那個最大的兒子亞風，這時也擰口說，他是在培強學校念五年級的，今年已十四歲了。

「這就怪了。」阿貴嫂一邊說，一邊已在思慮着另一個問題：「四歲到七歲」，她自言自語的說，同時伸出了左手，屈着指頭在算着：「這麼說來，我們的養仔今年剛好四歲，秀妹今年五歲，金兒今年七歲，還有發兒！呀！糟了！」說到這裏，她忽地失聲的叫起來：「發兒今年已經八歲了，八歲可以去登記嗎？」

「這個我倒不大清楚。」阿貴叔答道。

「不可以呀！我們的級任先生今天對我們說過，超過七歲的就不可以登記，也就沒有書好讀了。」阿風很肯定地說。

「這可怎麼辦呢？」阿貴嫂有些惶惑起來。

「有什麼辦法，這都是王家的書法。不過假使這件事是真的話，那我們的發仔可厲害極了，去年我帶他去培強學校報名，偏又沒有位，要不然的話，他早已進校念書了。」

「可不是嗎？唉！真是的，只怪你當時不早點帶發仔去報名。」阿貴嫂皺起眉頭，埋怨起來。

「這又怎能怪我呢！培強學校拍生的第四天，我就去了，那裏知道會這麼快就滿額。據說是去年因教室不夠，只收了三班新生，還有好幾十個孩子沒有位呢！又不是單單我們發仔一個人。」阿貴叔反辯着，心裏也就很有些不平起來。

這時，正在吃飯的發仔，一聽到父母在說起他的事，他就格外注意起來。可是當他一聽到也已經是過了午膳，沒有機會讀書時，他的內心就是一陣刺痛，不禁又哭嗷起來：

「媽！我要讀書，我要讀書呀！」說着，連飯也不吃了。

這可急了阿貴嫂，她連忙用話安慰他：

「發仔，乖點，別哭了，媽一定想辦法給你讀書的。」然後，她又鄭重的對阿貴叔說：「唉！無論如何，我們得想辦法，總不能讓發仔失學，要知道發仔是個多聰明的孩子呀！」

發仔果然不哭了，但阿貴叔卻又默然不响，因為他現在這個時候多說也沒有什麼用，反正這是王家的魯法，有什麼辦法呢？「唉！現在是連孩子們念書都不自由了。」他心裏頓覺酸楚。

慘綠色的燈燈發光了，夜神已把重重黑幕，撒下人間來。這個僻靜的小山城，在無邊黑夜的包圍中，顯得格外的寧謐而寂靜。

阿貴叔拖着懶散的步伐，到香茗咖啡室去，要了一杯咖啡，搜尋了一份當天的報紙，然後用著一種頗為緊張的神情在閱讀。他老雖然並不認識數字，在臺灣僅僅讀了二年私塾，不過對報紙上新聞的大意也還看得懂，這時，他正在看那列入學登記的消息。忽然門外又進來了一個人，在向他打招呼。

「阿貴，吃飽了飯嗎？」

他抬頭一望，原來是他們的同鄉王伯成。說起這個王伯成，雖然和阿貴叔是同鄉，但阿貴叔可向來對他沒有好感，他倆是戰前一起南來的，當初也會在一起幹過幾年芭工，然而戰後王伯成發了財，現在已是埠上頗有名氣的國家，他自己呢？却是一個胥手既足的工人，害到自己的老婆每天還要操下一大堆的兒女們，而往膠園裏割膠。他回來就看不慣王伯成那種虛偽奸詐的嘴臉，現在呢！王伯成發了財，買了樹膠山，開了店，而且還是培強學校的掛名董事之一呢！地位不同，當然來往也就更疏了。

他等了座，忽然想到今晚正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人家，於是也就樂於和王伯成扳談起來，他

招呼王伯成坐下之後，劈頭便問：

「伯成兄，據說現在小孩子讀書，也要預先登記，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是的。」王伯成很神氣地回答說：「這是政府最近頒佈的教育政策。凡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出生的孩子，在八月廿七日至九月廿七日，都應該到登記站去登記，不然的話，將來就沒有書好讀了。」

「登記站在那裏？要怎樣登記呢？」

「政府指定本埠的登記站有兩處，一處是英校，一處是華校，登記時要帶孩子和報生紙親自到登記站去填表格，而且孩子還要費手指印哩！」

「噢！這真够麻煩，假使去培強學校登記可以嗎？」

「不可以，因為培強學校不是登記站。」王伯成說到這裏，忽地提高腔音：「不過有一點你要注意，將來登記時，要說明喜歡讓孩子進什麼學校？」

「這次政府爲什麼要這麼麻煩來登記呢？」

「這是政府要調查入學兒童的數目，以爲訓練教師及增建校舍的準備，比如說，將來華英校的兒童多，政府就要多建華校，讓英校的兒童多，那麼就要多建英校了。」

聽了王伯成的話，阿貴叔心裏想：「這麼說來，政府的用意倒是頂好的。」於是他對王伯成說：

「伯成兄，這可好極了，培強學校向來都是教室不夠，這次登記之後，那麼你們再也不必為增建教室的事而費心了。」

「那也並不一定。不過照我看來，這次的登記，讀英文的會比讀中文的多。」

「什麼！讀英文的會比讀中文的多？」阿貴叔感到有些納罕。

「當然的呀！這次的登記非常重要，登記要讀什麼書，就得讀什麼書，不能更改的了。所以家長們在未登記之前，一定要好好的考慮，你想，目前在馬來亞，讀華文和讀英文那一種好？當然！誰都知道，華文在馬來亞是毫無地位的，高中畢業，頂多是做一名郵教員，至於念英文的，好處可多了，那一個父母不想自己的兒女讀了書有出路呢！假使讀了書而沒有出路，那麼讀書來幹嗎？所以我想，聰明的家長只要稍為考慮一下，便一定會讓他的兒女們讀英文了。」王伯成滔滔不絕地說，像是在游說似的。

聽了他的話，阿貴叔的腦海裏像是被針刺似的，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他原想反駁幾句，然而當他一想起王伯成的五個兒子都是進英校念書時，他的喉嚨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似的，一時也就

說不出話來，終於他藉故離開了王伯成，回家去了。

回到家裏，他把王伯成的話說給他的妻子聽，還狠狠的罵了幾句。

阿貴聽了之後，却好像是在替王伯成辯護，她說：

「王伯成的話也是對的，目前在馬來亞，讀中文也實在沒有出息，我想，我們的風兒和玲兒既然都已經了中文，那麼這次就讓金兒與仔他們去念英文好了。」

「什麼？你也想讓我們的兒子去念英文，真是的！」阿貴叔有些氣憤起來：「你也不想想看，讀英文的難道就一定發大財？我只知道我是唐人，讓孩子念書，不過想給他們認識些字，學學做人的道理。反正我們窮人窮到底，並不希冀孩子做大官。」

阿貴叔當然明瞭阿貴叔那剛強的神氣，知道假使這時候和他囉嗦下去，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也就不說什麼，不過她的腦海裏却在盤旋着王伯成的話：「對，將來假使能讓金兒一個人去念英文也好。」……

(三)

這個向來靜謐的小山城，這幾天來，也好像是一池死水，被擲下了一塊巨石，激濺了片片漪

道。埠上的人們，他們對於兒童入學登記問題，都非常關心。他們不啻是鄰居，是親戚，或是朋友，只要一碰頭，話題免不了就要拉到入學登記這件事來。「喂！你家阿狗要登記什麼學校呢？」一方這樣的問，對方答了腔之後，也一定要反問：「你家的阿貓呢？」於是他們就很熱烈的討論起來，甚至由討論而至於辯論，有的說讀中文好，有的說讀英文好，至於什麼原因呢？他們却都不甚了然，即使說得出，也都是片面的理由。

不過，稍有認識的人對於這件事的看法，當然眼光是雪亮的。

這時，教總爲了要向各家長解釋兒童入學登記事宜，特地發動了全馬教師作家座訪問，於是幅幅生動熱烈的畫面便在各鄉村，各城市展開了！……

這是一個天氣悶熱的中午，那熱烘烘的太陽照耀大地，就像是一個火爐，那些有錢階級所聚會的幾隻惡犬，這時也減少了雄威，只是伸着舌頭，懶洋洋的躺在騎樓下喘息，偶爾不知從哪兒吹來了一陣微風，也是那麼費人。

可是，吳英強的心裏却比這時的天氣還熱。

他這個廿歲左右的年青小伙子，雖說昨天才穿了一場小病，但這時却仍是精神奕奕的，臉上充滿着熱烈的光輝。他匆匆的用過了午餐，便騎着一架新不舊的牌車，冒著火般的太陽趕到培

強學校裏去了。

學校裏已經聚集了許多人，他們大部份是這兒的中學生，有些則是職業青年。他們都懷着無限的熱情，要負起他們光榮的任務，去訪問家長們，而他們所碰有關兒童入學登記的種種問題。

吳英強一到學校，他們那一夥便迎了上來，其中一個帶着鴨嘴帽的林光驚喜地說：

「呀！英強，你怎麼也來，你昨天不是正患着病嗎？」

「不要緊的，小小的病，算得了什麼，我總不願爲了一點小病而誤了我們神聖的工作呀！」吳英強回答說，但他這時却顯得有些氣喘起來。同學們陸陸續續又來了許多個，直等到全部到齊之後，吳英強乃對他們說：

「各位：今天大家都很熱心來參加這個訪問團，我心裏很是高興，現在我們得先來個計劃，究竟要怎樣去向家長們解釋兒童入學登記的事宜及華人應讀華文的重要性。我對於一小部份學校的教師們未嘗實際教讀的號召感到非常痛心，本來這件事是應由他們去做的，然而據說本地附近的幾間新村學校還沒有進行這項工作，就以我們培強學校來說，那些教師都樂着假開分教了，甚至還溜到外埠去兜風，我原先已選定了本校的楊老師參加今天我們的訪問團，可是今早我去他的家，據說他已於昨日溜往波德申去了……」說到這裏，人羣立刻發出了一陣鄙夷的喧聲。

「可不是嗎？像他這種人，簡直是教育界的敵視，只顧着自己拿薪水，傳教的存亡管他娘，其實他實在也沒有面目出來訪問，你們想想看，他自己的四個兒女不都是進英校去炒豆牙嗎？」林光忿然地說。

「唉！說起來也真叫人痛心，我們培強學校的教師，他們的兒女有九十八仙是進英校的，還有我們的董事長，董事，更全是洋化了的，由一些洋化了的董事來管理華校，由這些不信任自己文化的教師來教導學生，後果如何，我實在不敢想像下去。」吳英強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繼續下去說：「不過，好在華人近來已普遍的覺醒了，尤其是大部份華校的教師們，在教總主席的領導下，對於反對不合理的教育政策與發揚優秀的華族文化已盡了最大的團結與努力，當我從報上看到許多學校的教例規程日往窮輝讓作家處訪問時，內心就不由得要掀起無限敬意，尤其是教總主席林運玉先生那種為國教盡忠不怕勞苦的精神，更值得我們欽仰，就以今天參加我們這假訪問團的黃先生來說。」吳英強說着，手指着黃先生：「黃先生是在、村執教的，他不但已在本地做過訪問，而且今天還自動來參加我們的訪問團。」

「現在我們應該來討論訪問與辦團的方法，這裏最好請黃先生來指示。」吳強說着，舉手向黃先生示意。

「關於這點，我想我們就根據教總所提示的幾個原則。」黃先生說：「第一，我們得向家長解釋登記的日期，年齡及其重要，並提醒他們如不登記，便沒有書好讀了。第二，我們要對他們解釋華人應讀華文的好處及理由。誰都不能否認，華文是世界上優秀的文化。過去，我們華文在本邦受到了歧視，得不到正常的發展，也沒有平等的地位，所以許多人都醉心英文，可是現在就不同了，馬來亞不久就要獨立，獨立後的馬來亞，各民族的教養一定會得到平等的待遇，而且現在政府已規定巫語為本邦國語及官方語文，至於英文之為官方語言，那最多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時期而已，將來只要華文也能爭取為官方語文，那麼華文在馬來亞便有了合法的地位，讀華文的也便有了正常的出路了。這次當局舉行兒童入學登記，藉作訓練師資及增建教室的準備，宗旨非常純正，值得我們全力擁護，這就是今天我們協助這項工作的理由。假使一般家長們對這件事漠不關心，或關心而不大明白，這對佛教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我們要盡力向他們解釋。現在學校已授有三種語文，華校畢業的人材，才真正適應本邦的需要，所以我們應該選讀華文，更何況我們是華人，在教育原理來說，兒童也是應該先接受母語母文才對呀！」黃先生說到這裏，提高嗓音，鄭重地說：「不過大家要注意，我們今天的訪問，只是盡着解釋的義務，使家長們為自己的兒女的教育作慎重的選擇，不能夠有半點威脅性質，以破壞我們的辦學工作。」

聽了黃先生的話，大家都表示贊同，於是他們這許多位充滿活力的青年，便奉着教師公會印發的青家長書，各自騎着腳車，分別往鄰近各地訪問去……

(四)

日影已經漸漸偏西，甚至已接近西山，這又是一個迷人的黃昏。那金黃色的光茫已變得柔和了，再沒有先前那末幾人，在場上那個惟一的大草場上，一對對的情侶正在悠閒的散步消，許多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在那裏懂情的追逐嬉遊，空氣中散淡融和靜穆的氣氛。

這時，培強學校的操場上又聚集了同先那一夥人，他們個個都面色紅紅的，全身的衣服全給汗水濕透了，有許多體格較弱的人，還斜躺在草地上不斷的喘氣。

他們這一夥人，就是原先往各處作家長訪問的人，他們冒着大夏天的溼威，騎着腳車分別的往各街市，各鄉村，挨家逐戶的去向家長們解釋入學登記的事情，他們之中包括着客、閩、瓊、粵、潮等各種不同籍貫的人，甚至有三分之二是女的，她們受着正義感的驅使，居然也踏起腳車，在跟着他們到處馳騁，他們用着各種的方言向家長們誠懇的解釋，甚至講到嘴都乾了，聲音也嘶啞了，但是，工作的熱情，却使他們忘掉了辛勞，現在，他們已光榮的完成了他們的工作。

而回到這裏來，各自報告訪問的情形。

「呀！真好，新村的家長們反應非常好。」那個訪問A村的窮天生翹起拇指，眉飛色舞地說：「我們把人學登記的情形告訴他們之後，他們都一致向我們感謝；還有，當我們問他們要讓他們的兒女讀什麼書時，嘿！根本不用解釋，他們都說：『當然啦！我們是唐人，一定要讀唐書囉！』真爽快，今天這一趟總算不是白跑了。」

「林光呢！你是負責街上的，報告一下你們的成績。」吳英強這樣問。

這時，斜躺在草地上的林光，看他的臉色顯然有些不愜意，這時聽吳英強問他，他一骨碌的從地上站起來，漲紅臉臉，忿忿的說：

「他媽的！真倒楣，偏要分配我到街上去。」

「怎麼了？」大家異口同聲地問。

「說起來可真氣人，街上大部份家長反應雖然也還熱心，但是有一部份所謂老板之流，都說要讓他們的兒女念英文，難怪我們極力解釋，他們好像都不大入耳，這還不要緊，你們想，我們學校的董事長和董事老爺們不全都是住在街上的嗎？當我們訪問到他們的家裏時，他們的反應都是那麼冷淡的，尤其是王伯成那王八蛋，才真氣死人，我們幾個人踏進他的店口，只見他高高的

坐在櫃台內，我們正想開口，他就很不耐煩的對我們說：「這件事我已有了打算，你們不必談了。」這簡直是給我們賞賜一盆冷水，真是豈有此理，其實他有什麼打算，還不是打算把他的兒女送去炒豆芽……」

林光說到這裡，停了一下，只見大家的面部都有憤激的表情。

「還有呢！」林光繼續說：「當我們受了他的逐客令之後，當然只好走了，豈知我們走到門口，聽到他對店裡的伙計說，你們別動着，他說什麼？」

林光越說越有勁了，他朝地上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然後說：「呸，他媽的，他對店裡的夥計說我們這班人是出來替學校搶學生的，他還責備我們不安心讀書，要出來作什麼訪問。」

「什麼？」吳英淚淚紅滿臉，忿忿的說：「王伯成這傢伙，虧他還是我們學校的董事。」人們這時顯得激動起來，憤怒的火在他們的心裡燃燒，於是他們你一句，我一句，都紛紛的在指責王伯成的卑鄙無恥的種種行爲。

這時，黃先生爲了要平息他們的這股怒潮，於是對他們解釋說：

「是的，王伯成這種行爲，的確是不應該，不過像他那種人，生活在那種的環境裡，又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等待現實給他一個教訓吧！」

日曆一頁一頁的揭掉，八月廿七日終於來臨了。

八月廿七日——這是一個多麼含有歷史意義的日子。當局把這天的入學登記命名為「火炬運動」，這把熱烈光明的火炬，在燃燒着許多人的心田，馬來亞的教育史，無異的已寫下了鮮明的一頁。

這次當局所規定的登記站，除了大部份設在華校之外，多數是設在英校及巫校。不過，在教師的極力爭取下，每一登記站，都有華校教師義務前往協助登記工作。

這一天，許許多多的家長們，帶着他們的兒女，到登記站去登記。阿貴叔一家人連天都很早起來，喝了早茶之後，他老可並沒有去上工，爲了孩子們的入學登記問題，他今天特地停了半天工，準備親自帶着孩子們去登記，就連阿貴嫂今天也停了工。

「怎麼？全都讀中文吧！」阿貴叔拿了報紙紙好像是在徵詢她的意見，其實他心中是老早已這麼決定了的。

火炬運動

阿貴嫂原先也很想能讓金兒去學英文，但是自從鄭次訪問員到了她家解釋之後，她女人家總

說不離世面，但也覺得有趣，所以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好，全聽中文吧！」她吞了腔，忽地又會皇的問：「喂！我們的發仔怎麼辦？那天幾個學生來咱們家解釋得清清楚楚，超過七歲的是沒有書好讀了。」

阿貴叔臉色一沉，一時也不知該說什麼好。

阿貴嫂也沒有再說什麼，她正忙着在招呼金仔與仔他們換衣服，發仔看到了這情形，便說：

「媽，我也去是嗎？」

「發仔，你不必去了。」阿貴嫂溫和地說。

「爲什麼？」

「因爲你年齡太大，政府不要你登記了。」

「媽——我要去，我要去呀！我要讀書。」發仔又哭了起來，這次，任憑阿貴嫂怎樣安慰，

他都不聽，阿貴叔看到這情形，便無可奈何地說：

「好了，就讓他去吧！反正到那邊去再說。」

(六)

阿貴叔從登記站回家，心裡只感到渾渾噩噩的，可說不出是歡喜或是憂愁。現在孩子們入學登記總算是辦妥了，他老原該可以放下一件心事，但一想起剛才登記站的那個據說是在英校教書的華籍工作人員問他的那些話，他心中就非常的不舒暢起來：「×××的，告訴了他要讀唐書，他偏要問東問西，說是要給金兒讀英文嗎？我一時糊塗，以為華校既然有金英文，那當然要讓他讀多少了，可不知他現在到底怎樣填法，那裏存底偏又沒有註明，要是害到我的金兒將來要讀紅毛書，豈不糟糕！」他想到這裡，心裡就感到熱烘烘的怪難受，好像是做錯了一件什麼事似的，但是他立刻又想到剛才在登記站看到王伯成登記的情形：「丟那媽，王伯成那傢伙，堂堂的唐人，居然要把他的兒女送進英校。還有什麼第二選擇是巫校，真是……」他想到這裡，差點沒嘔出來。

這時，聽在前頭的發仔忽然放緩了腳步，轉回頭來，奇異地問：

「爸，爲什麼金仔他們要打手指印，我的沒有打手指印呢？」

阿貴叔猛的被他這麼一問，一時竟答不出話來，這時他心裡簡直有被激怒了：「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只差一個多月，就說是什麼年齡太大了，沒有書讀了，這到底怎麼說？我的阿鳳兒以前還不是九歲才進校念書。」然而爲了不使發仔失望，他思索了一會兒，只好

安附他說：

「不打手印也是一樣的。」但是他的心可更加內疚起來：「唉！這也只能騙得一時，將來豈件真一真的就沒有書好讀，我這做父親的該怎麼對他說呢？」

登記的工作如火如荼的繼續進行，這記教育史上空前的大火炬，照亮着人們的心田，他們都把自己的兒女登記進自己所喜歡的學校。一個月時間過去之後，根據非正式的統計，華人登記華文者達九十巴仙，華人愛護華族文化，從這次火炬運動中很清楚的反映出來，單就增強學校來說，在該校的提早招生中，所登記的七歲適齡兒童就有三百多名。

事實告訴我們，這一次火炬運動進行得非常順利，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事實也證明了九十巴仙華人所擁護的華族優秀文化，只容它發揚光大，却不容它消滅。

然而，現在人們却在擔心着一個問題：這許許多多超齡的兒童該怎麼辦呢？難道就讓他們這樣失學下去嗎？

濃 烟

(一)

張大平懷著滿腔的氣憤步出「X X」巴士公司辦事處的大門，海邊那輛嶄新的「爾梳」汽車，朝回家之路前進。天色已經有些深暗了，駛近深市場不景，百業蕭條，但在這裡的每一條街道上，却仍然是那麼熱鬧：來來往往的汽車，熙熙攘攘的行人，輝煌奪目的燈光，單就這幾點，就够使那些住慣甘榜的人為之咋舌眼花。每當夜幕低垂，華燈初亮時，許許多多的人，他們都帶着一副辛勞疲憊的身軀，懷着一種輕鬆愉快的神情，到茶店裡喝杯茶，進進餐場逛逛，或且索性買一張票，去看一場電影。於是，他們便把一日間的疲勞與煩惱都拋進九霄雲外去。

然而這時，張大平的心裡却有一股難堪的鬱悶。他兩手握緊着駛盤，一腳踏足油力，於是那輛「爾梳」自備汽車便飛馳般的在這條闊大的柏油路上奔馳，而他的腦海裡也像有一個車輪在急遽滾動似的，攪得他的心癢癢然的感到不安。

烟

「他媽的！王章這王八蛋，居然這麼厲害，一連奪走了三屆董事長的職位，使他刮了好幾十

千，就連我也鬥不過他，好不氣人！」他這麼一想，立刻起了一陣惡心，於是側着頭，朝向車窗外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猛地抬一下頭，只見天空是漆黑一片，無數的星星在眨眼，好像是故意在嘲笑他似的。他的心就更加煩悶起來：「呸！真想不到，這次我又白花了千多元，靠着所聯絡的那些角色，這回的董事長原想是準可以拿穩的，豈知只以十騙之差，又放在王章的手裡，害得我偷雞不着，反而蝕一把米，真是時衰撞鬼了。那些不知死的人，居然不投老子的票，真是豈有此理！等老子當選之後，不找機會跟他們算賬才怪！」想到這裏，他竟但是氣忿而已，簡直是有些傷心了：「唉！近來真是時運不濟，膠園沒有開割，還要花一大筆做草的錢；公司生意遭凌風變襲，已是搖搖欲墜；而皇家的什麼所得稅，××稅，偏又重得很，幾宗投機和走私的生意，失手的失手，虧本的虧本，我張大平幾設能由一個赤手空拳的光棍打出這麼一個江山，已是聊以自慰，但近來銀根緊，週轉不靈，却也真使我有點疲於應付了。這次巴士公司競選董事，原想能登上寶座，將它一筆油水，豈知……唉……」

這時驚的呼聲正在廣播着醉人的流行歌曲，這本來是他平常所喜歡欣賞的，但這時聽起來却教他格外刺耳。

「媽的，都是王章這死對頭，假使沒有他，我上屆的董事長也早已做定了，何至於如此落魄了

王八蛋屢次和我作對，要是不給他一點眼色看，簡直不知道我的厲害……可是要用什麼方法對付他呢？王八蛋也是有強硬的背景的呀！上次花了百多元，請了幾名打手，却不敢動他分毫，真氣人！……不過也不能就這樣便宜了他，慢慢兒想辦法。總之，我張大平是決不肯吃人家的虧的。」想到這裡，才稍爲鬆了一口氣，但另外一種思潮又像是洶湧的海水，立刻又在他的腦海中澎湃起來，他想了上午在公司裡的一幕。

「陳洪這小子，每月做不到十五號，就想預支薪水，說什麼老婆生病了沒錢請醫生，真是混賬！假使要此下去，成了例，那還了得？對！下個月得把他滾出去；還有，周美玲這小妮子……」一想起周美玲，他的心就是一陣衝動：「她確實生得漂亮呀！可是她也真的不識抬舉，中午我邀請她去吃飯，她不但拒絕了，而且我只挽一下她的手，她居然還罵起我來，說什麼要尊重人格，簡直放她媽的狗屁！當初要不是因為她有幾分可愛，難道我還會請她來拿費事不成？……對啦，以後如再不識相的話，也得把她滾出去！」想到這裡，他又鬆了一口氣。

現在他的汽車已駛到了X街，這條街是本坡有名的銷金窟，遊藝場的大門口出出入入的擠滿了人，許多畫着大藍女人的電影廣告在霓虹燈的照耀之下格外顯得誘人，那由舞廳中奏起的爵士音樂，只要從這條街上經過，也就隨隨約約的可以聽得到。張大平的汽車駕到這裡，他的心便立

「對！還是找瑪莉去親一親吧！家中兩位太太整天吵鬧，怪悶人的，而且，聽說瑪莉小組有一位製糖，我還打算和他合資開一個雪花廠呢！近來幾宗校機生意都失敗了，假使這次能成功，那是發財的好機會呀！」於是他立刻把汽車停在一個空位上，然後擺着紳士式的步伐，一搖一擺的進了安樂舞廳。……

這是一幢坐落在市郊戴英里外的洋房，樣式小巧玲瓏，相當整潔，四週圍着籬笆，籬笆內種着各種各種的花兒，還有幾棵直聳雲霄的椰樹，微風夾帶着花香，十分怡人。

現在時間已近子夜，這一帶原已够幽僻的境區，也就顯得格外寂靜可怕，除了偶然傳來的一兩聲狗吠之外，就只有斷斷續續的虫鳴。

張大平在安樂舞廳吻別了瑪莉之後，也就帶着一段輕鬆而又愉快的神情，回到家裏來，他用入家門，就見王媽匆急的迎上來，神色倉皇的說：

「張先生，不好了，姨太太跑了！」

「什麼？姨太太跑了？」正在回昧着剛才和瑪莉那幕淫樂情形的張大平，猛不防的聽了王媽

的話，真像是一顆炸彈，他的心差點爆炸起來。

「是的，晚餐後，她又和太太吵嘴，後來在房子裏哭了許久，九點多鐘時，他忽然交給我一封信，叫我拿給你，說她要走了。我雖會極力挽留她，但是她不聽……」王媽忿忿的說，連忙掏出那封信，交給張大平。

張大平用着那微微顫動的右手，接過了王媽手中的那封信，懷着一種緊張的神情，拆開一看，只見裡面寫着簡單的幾個字：

「大平：我現在覺悟了，一個人單有物質上的享受並不能得到絕對的幸福與快樂，所以我決定離開你，離開這個吵吵鬧鬧的家，去尋求我的新生活。

假使你能同情我的苦衷，也爲了你的名譽着想，對於這件事，希望你不要追究吧！

我把孩子留下來給你，願你好好的扶養他，祝你倆夫婦永遠快樂。秀珠留字」。

「呀！真的走了，真的走了！」他自言自語的說，像是觸到一道電流，週身放過一陣炎熱，

他頓時看到有無數的金星在眼前跳躍，一片黑影從天空漸漸的向他壓下來。想起了一幕幕的往事，簡直就像一場夢。「呀！多荒唐的一個夢呀！」他終於理整了身體，楞坐在沙發上，沉溺在這個荒唐的夢境中，額上不斷的冒出冷汗，竟彷彿鶴般的在起伏，而手上的那封信却不期然的掉了下來！

十多年前，張大平跟着一班鄉人，離別了家中的老母，飄泊到馬來亞來了。那時他才廿多歲，身材魁梧，體格健康，初來時，蒙一位同鄉提攜，安插在他的汽車店裡當學徒，工資雖然不多，但靠著他克勤克儉的結果，也有一些積蓄，起初他把這些積蓄按月寄回家去，維持他老母的生活費，第二年，他的母親在家鄉染時疫死了，於是他便成了一名流浪在異鄉的孤兒。不過張大平是個挺倔強的硬漢，所以他並不以此自悲，他秉承着離鄉時母親對他的懿訓，決心要在馬來亞發一筆財，搞出一個江山來。

張大平是個十足的拜金主義者，他常常對人家說，一個人活在這個社會上，就一定要賺錢；有了錢，才有享受；有了享受的生活，然後才有真正的生命。至於要怎樣發財呢？很簡單，第一得會拍會鑽，必要時也須昧一下良心，只要有錢可賺，有財可發，則幹一兩次雞就是有損陰德的事，又有何妨？反正陰間沒有地獄，還是來知之事，至於道德天理，在他的腦海中塵埃兒就沒有這個字眼。他在同鄉的汽車店裡工作了四年之後，便由他的同鄉介紹在一間巴士公司當售票員，當時，憑着他的本領，他可以不必賣票而收到很多錢，所以不上兩年，他就有一筆不差不

少的積蓄，資本有了，他就有發展事業的雄心，認爲長此下去，雖然待遇相當好，但畢竟是仰人鼻息的受薪階級，工字沒出頭，張大平是深嘗個中三昧的。當時，剛好D埠有一間經營洋貨店的同鄉要回國，於是他就湊集了一筆資本，用很廉宜的代價把那間洋貨店承頂下來，不久，他就在D埠認識了一位女子，名叫阿英，經過一番提議設法之後他倆終於結了婚，第二年，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便從娘胎中跑了出來。

阿英年紀才廿歲，外型長得很不錯，身材結實，刻苦耐勞，但就只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生性愛護，且十分迷信，在生產的那一天，當女護士把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抱在她的面前時，她於驚喜之餘，却意外的發現了孩子的下顎長有一個牙齒，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孽種！一定是白虎星投胎，要來討前世債，假使沒有未早設法，將來我們的命神會給牠吃掉。」她這麼一想，心裡不安得很，連忙和張大平商量。張大平當時看到孩子出世，心裏一陣高興，但對於這件事，却沒有什麼主意，倒是張太太聰明，給他想出了一個十分妥善的辦法，於是滿月的那一天，她特地備了一頓豐富的祭禮，誠惶誠恐的拜了神之後，便拿了一枝雷仔，把孩子的那個在她認爲會吃人的牙齒銼下來，孩子被銼掉牙齒之後，流了滿口的血，哭哭啼啼的吵鬧了一夜，結果第二天便全身發燒，不幾天就死去了。張太太雖然也感到有些痛心，但她認爲這白虎星既然死去，倒也乾

院，以爲將來惹起滅家之禍，至於張大平呢？不俱爲孩子的死去而悲傷，同時太太生產及孩子滿月所花去的那筆錢，也使他足足的傷心了一年多，直等到他的第二個孩子出世之後。

張太太第二胎生的是女孩，她雖然也有些不高興，但當她看到孩子的下顎再也沒有牙齒時，心裡也就安定了許多。但如神料不到，這個在她認爲並非然是投胎的女孩，僅僅養了八個月却又死去了。

那是一個清晨，當張大平夫婦還在附夢時，忽然聽到孩子「哇」的一聲，張太太首先被嚇醒了，也揉着惺忪的眼睛一看，只見她的那個女孩，口中流着泡沫，面漲得青青的，兩隻握得緊緊的小拳頭一直在舞動，情勢怪可怕，她著了一怔，連忙叫醒了丈夫，倆夫婦忙脚忙手的救了一陣，仍然沒有效驗，張大平想立刻打電話去叫汽車，載他送醫院去，但是張太太却極力反對，她說：

「不，這是什麼邪惡附身，醫生救不了她的。」

「簡直是鬼話，這明明是驚風，王嫂的孩子前月間不是也發生過一次，後來進了醫院，不幾天也就好了」。張大平反駁地說。

「你懂得什麼？不用你管，我自自有主意。」張太太神色雖然倉皇，但却很有把握地說。

於是她拿了香燭，匆匆忙忙的上師爺亭去了。

這座師爺宮，矗立在D地的街頭，據說相當闊濶，所以香火很盛，兩位瘦得像猴子般的廟祝，除了每天大抽其鴉片煙之外，據說還合股買了數十依結的膠園呢！

張太太急急忙忙的趕到師爺宮的門前，只見大門還緊緊的閉着，他連忙用手盡力的敲，許久，才見一位廟祝帶着懶懶的臉意出來開門，他一見是張太太，知道是生意上門了，精神爲之一振。

「呀！張太太，你真虔誠，這樣早就來燒香，師爺公一定庇佑你發財」。

於是張太太馬上把帶來的香點起來，分別的拜在幾盞香爐經之後，便跪在正中的一盞蒲團上，嘴裏喃喃的新求了一陣，然後拍了一枝籤，廟祝替她解道：

「這的確是遇見什麼凶煞，不過不要緊，只要求一些仙師的靈符，吃下之後，就會好的。」說着，他照樣跪在那盞蒲團上，喃喃了一陣，於是拿了兩張符，一包香灰，向張太太吩咐了一下，又意態飄散的歸去了。

張太太拿着向他師求到的兩張符及一包香灰趕着回家，只見他的女孩口中仍然不斷的流着白泡，他連忙遵照廟祝的吩咐，把一張符貼在房門口，又把另一張着了火，在女孩面上烘了一下，

然後把紙灰和香灰，合沖了一些開水，張大平看到這種情形，連忙阻止她說：

「什麼？想給她吃這些？你是不是想害死她？」

「呀！你懂得什麼，這是仙師給的靈符呀，吃下去自會逢凶化吉，轉危為安」。

「放屁，一些香灰，難道就能當藥吃？」

「好了，不信由你，別管好了。」張太太像是犯了忌諱，直瞪着張大平一頓，然後把女孩合得緊緊的嘴弄開之後，便把那些符水灌了下去。

結果，天亮之後，當張大平駕來一輛汽車，正想送她進醫院時，她卻已直僵僵的不會動了。

這次，張大平的心裏的確有難言的隱痛，所以事後，他狠狠的對太太說：

「你這騙婦，整天燒香拜神，什麼仙師靈符，現在呢？女孩的命還不是給你害死？」

「呀！勸你別這樣冤枉我，她的命正是給你害死的。因為你罵了仙師，靈符還沒有吃，你就說它不靈。你想，仙師也是會生氣的呀！她這病所以會死，還不是你的報應。」張太太也不甘示弱，反唇相稽的說。

「什麼？是我害死的。媽的，我……」張大平氣得暴跳起來，一時連話都說不出，心裡一狠，舉起拳頭，就想向她的背上打下去，這一來，張太太總算是佔了下風，但她仍心有未

擴於他的聲譽，所以他居然做起了平民學校的董事長來，張太平看到這第一枝箭已射中了鵠的，收了預期的效果，更使他明白了錢能通神的道理，於是此後也就大破懷疑，陸續繼續的拿出許多錢，做一些公益事，買一些漂亮的外衣；至於那些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那一個不很快的成了他的「交官」，尤其是那些黑幫勢力的份子，他更是和他們盡覺討好，簡直就像是他們的肩膀弟兄，這樣一來，張太平又替自己的前途鋪下了一條安全的道路，蓋下了一座堅強的堡壘，他現在在B埠居然已成了一個領袖輩的紳士式人物了。

於是他和朋友合資在X埠經營了一間洋貨出入口商，自己當起了經理；又和一位同鄉開一個銀號，自己則兼做一些工程投標，及投機生意，由於他資金充足，而且交際圓滑，所以不上幾年，他又發了一筆大財，直至大前年戰事爆發，膠價大漲時，他的財產已增至數百千，買了三百餘畝的膠園，兩份「X X」巴士的股東，在這小小的B埠，他算得是個數一數二的頭家了。這期間，可說是他的生活最得意的時期，他買了一座洋房，也換了一輛新的福特汽車。

(六)

人一有錢，心裏就不能安分，這是一般人的通病，張太平當然也不能例外。他現在既發了

這時張大平可真急得束手無策，只好向她讓步。可是張太太給感未盡，仍然歇斯里着的哭喊聲，足足的哭了幾個鐘頭，連飯都沒有吃。當天下午還收拾一些衣服，賭氣的回娘家去了。

她一直在娘家住了一個星期，張大平央了無數次的人去說情，才由她的母親陪她回來。

經過了這一次的風波，張大平無形中對海就有了幾分敬畏的心。「唉！女人心，真是的。」他第一次體會到女人心的可怕，心頭不禁也泛起了絲絲的哀愁。

(三)

做生意，固然要靠手段，但也得靠環境。蘇時勢，否則賺不了錢的。張大平對於洋貨生意，本來就不熟行，加之地方狹小，生意蕭條，三年以來，使他虧了一大把，眼看着店裡的貨物是一天一天的在減少，他感到莫名的煩惱與愁悶。好在他這個人有的是辦法與手段，人家想不到的，他能想得到；人家不敢做的，他敢做，所以當他的生意在週轉不靈而面臨最拮据的時期，他特地花了幾十元的保險費，向××公司保了十千元的大險。

幾個月之後的一個大熱天的下午，他的店裏莫名其妙的發生了火災。火勢猛烈得很快，因為這一行的店都是用木板瓦蓋造成，所以火光融融，等到救火車從埠開訊馳來時，除了他自己的那

副店早已掃得精光之外，還波及了好幾間，害到許多人積家積產，而他却名正言順的拿了一筆保險金，運到B埠開汽車修理廠去了。

從此之後，張大平總是走到了好運，他不但口才好，而且手段辣，一件明明是成本最便宜的東西，只要經他的嘴一吹，立刻會變成了上等貨色；一輛汽車，本來機件好好的，但只要經他一修理，便這樣那樣壞壞，他偏就傳花上一百幾十元；有時他甚至連機件都不必換，而有錢好拿，假使顧客問他時，他馬上會把預先從機件箱中翻出來的已經壞了的拿給他看，並且說：

「你看，這壞壞了，不壞那裏可以呢？」顧客不懂其中的詐術，看到機件這壞壞，不換的確是不可以，也就點頭領了。總之，這一套偷天換日，魚目混珠的本領，簡直是張大平的拿手把戲，當時顧客們對於汽車的機件都不很熟悉，而且汽車修理店又不多，所以只好一任他的欺詐，即使顧客有時在某方面表示有些不滿，或嫌價格太貴時，那他就會馬上遞過去一支香煙，替他燃上了火之後，又連忙斟了一杯茶，或一披啤酒，然後才鼓起那如簧之舌，像一個游說家一樣地說：

「噢！我們是老朋友，還用得着討價還價，難道我敢騙你不成？我這裡的機件是拍保上等原庄的，貴一點算得了什麼，至於我修理的功夫是絲毫不苟，保證耐用，總之，我做生意是要顧全

招牌，賺一次發不了財的，是嗎？」說着，用那沾些油漬的右手在顧客的肩膀上拍了兩下，這樣一來，顧客便好像是受了他的催眠一樣，往往一件東西被賣了大半也滿不在乎。張大平就是憑着這這套類似魔術家變戲法的本領，一間小小的汽車店，在經營短短兩年之中，居然也就財源廣進，財路亨通了。於是張大平成了商場中的班才，為同行們所羨慕的偶像。他眼望着平手所經營起來的汽車店日漸繁榮起來，私心欣慰之餘，也就存有一種幻想：他希冀他的生意能够長此順利的發展下去，那麼不久之後，他便可以做一名頭家，做了頭家，便有私家車坐，有洋房住，有……想到這裡，他不期然的也就覺得心花怒放，有些飄飄然起來。好像覺得他真的已做了大頭家似的；又好像認為一個人既然遠離家鄉，飄飄泊泊到這馬來亞來，假使不做頭家，便是有負此行，不配做個堂堂的男子漢似的。

然而，現實畢竟是殘酷無情的，它擊破了多少人的幻想，毀滅了多少人的美夢。正當張大平的生意在日趨日漸進展，大有雄視一方之勢時，太平洋的戰爭却粉碎了他的理想，日軍的鐵蹄踏進馬來亞來了。這一來，張大平簡直像是被打了一下掌心雷，他的生意不但因之停頓，而且除出去的許多賬項也付之東流，他慘遭了這次無可抵償的損失，心裡愈得差點發狂起來。不過他到底還沒有發狂，結果於極端悲痛之後，為了生命的安全，也就不得不帶着他的太太到山巴裡逃難去。

(四)

在甘州的一個小村落里，偏僻落落的有十多種破舊的阿答膠，住了數十家同鄉相傳的逃難人，他們有的是商家，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教育工作者，他們原先都有一個安樂的家，安定的工作，以及安定的生活，可是日本鬼的鐵蹄踏進馬來亞之後，到處蹂躪，到處屠殺，他們便失去了安樂的家，失掉了安定的工作，於是紛紛的擠到這個小村落里來，靠磨耕種噴木薯過活……。

當時張大平就是住在這個小村落裡，他是和王文德住在一起，王文德是一個年青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他的同鄉，當日軍的魔掌伸進馬來亞之後，他那結婚未及半年的太太便被敵兵姦死了，於是他帶着滿腔的仇恨，暫時躲避到這僻靜的小村落裡，實際上他却已在暗中負起了神聖的抗日救亡工作，所以他的名字便被日軍列入黑名單中。

張大平夫婦自從逃難到這個小村落里之後，首先他們在住屋的後面，開了一塊芭地，努力耕種。張太太從小在甘榜裡長大，做慣了田園工作，而且她很耐勞，所以居然也在一塊芭地種滿了許多木薯和蕃薯，每天拿着鋤頭，翻土、除草、澆灌。但張大平的本意却不在此，他是一個習

於經濟計算的人，他每日繫於心的是應該怎樣去撈回一筆錢，以彌補他這大財產上的損失。

「他媽的，假使整天在拿錢頭幹，幾時發得了財」。每當他拿錢頭工作時，他就會這麼想，於是心頭感到極熾熱的怪難受：「對，該時務者為俊傑，我張大平是個領屈能伸的大丈夫，可不能錯過機會」。他這麼一想，憂鬱的心田居然也綻開了一朵美麗的花，他想像錢軍的走狗了呀！

不過要做走狗，也得有門路，至少要先向錢軍表現一些功勞，以博取錢軍的寵愛。想來想去，他終於想到王文德來。「對，對，王文德是個反動份子，日軍正在逼緝他，這正是我入門的好機會……但是他至少是我們的同鄉呀！我這樣做豈不是絕對不起他……怕什麼！管得了這麼多，只要於我有利，反正像他這種人，遲早也是要死的。」

於是在一天下午，他懷着一種莫名興奮的神情，獨自一個人偷偷的向市場上的警察局走去。

這一天，他的神情很緊張，心思很複雜，一路上，他一直在做着許多美麗的幻想：「我這次報了案，錢軍一定會給我一個大功，而給我一個職位，那麼，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幹一下。到那時，還怕發不了財嗎？」於是他好像看到王文德被幾個日軍抓去了，王文德怒目張口的瞪着他，罵着他，說他是賣友求榮的叛類，他的心一楞；但隨而又看到滿天的鈔票，在他的眼

前飛揚，颯颯，使得他眼花，他的心變得惶惶然起來。

突然他聽到一聲呵叱，倏時空露露，他嚇了一跳，定神一看，許多紅紅綠綠的鈔票都不見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個面目猙獰的日本鬼，原來他剛才倉皇皇皇的走進了警察局的大門時，竟忘了給守門的總軍行禮，這一下可鬧了騰，冷汗立刻滾滿了衣襟。那個守門的總軍呼喝他站住了之後，揮起右手，就是給他重重的一巴掌，打得他的臉上青一塊，紫一塊，他溜了一怔，勉強忍着疼痛，陪笑臉，向他必恭必敬的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那個守門的總軍，看他被打了一巴掌之後，居然還會笑，真是可愛而有禮，於是再揮起右手，又是給他重重的兩巴掌。

「嘻嘻嘻嘻，總軍大人，我是來報案的呀！」

張大平這回甚至笑得出聲了，十足的擺出了一副奴才相，那被打的兩頰甚至連臉也不敢挨一下，不過他畢竟也覺得非常疼痛，似乎有些忍受不住，所以連忙道出他的來意，但總軍那裡聽得懂他的話呢？他還以為是在罵他，於是舉起右手，正想再重重的擱下去，剛好這時從辦事處走出了一隻中國狗，他認得那是他的朋友老李，頓時像是得到了一個救星，連忙搖手招呼他，而把來意告訴老李，再從老李用一些半生不熟的日本話，傳給那個守門的日本鬼，那個守門的日本鬼聽了老李的話，若有所悟，於是也就陪着笑臉，走近張大平的身邊，舉起右手，在他的肩膀輕輕的

拍了兩下，又伸出了一個拇指，向他示意，支里古魯的說了一陣。張大平以為他是要再打他，心裡嚇了一跳，及至看到他只在他的肩膀上撲了兩下時，他知道已經是得了他的讚賞，不禁也說喜形於色起來，連被打得腫脹的臉也就不覺得痛了，於是又必恭必敬的向他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才大搖大擺的走向總軍警察局的辦事處去……

當天晚上，這個僻靜安謐的小村落起了一陣空前未有的風暴，一大隊佩槍帶刀的日本兵，威風凜凜的包圍了整個村落，人們從噩夢中被驚醒起來，一一的被趕到一塊小草場上集合，結果一直鬧到了半夜，共被抓去九個男人和三個年輕美麗的女子。

過了幾天，王文德果然被槍斃了，日軍還特地把他的頭顱砍下來，掛在這個村落的三岔路口，說是向村民以示警戒，還有兩個男子和三個女子不知下落，六個男子卻被打得遍體鱗傷回來

了。

村民對於這次的風波，除了感到心驚肉跳之外，莫不痛恨切齒，他們都燃起了一種強烈的復仇大旗。

但是張大平從此之後，却真的瀟灑了起來。他的腰際居然也佩有一枝手槍，據說他是受到了總軍當局的賞識，給了他一名不很大也不很小，而是專門發音備註的官銜，這可真使他一登龍門，

身價百倍，你看他現在也是多麼的威風呀！佩帶短槍，招搖過市，誰敢不敬畏他。人們聽見了他，雖然不至於要向他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但至少也得陪着笑臉，向他點點頭。否則，他將打你一記耳光還算是寬了臉，當他脾氣不好時，他馬上可以替你戴上一頂紅帽子，送你上警局受苦刑去。

張太平利用了這個機會，和總軍的首要混得很熟，同時，靠着他的那副福臉相，拍上了一位軍部裡的司令官，這位司令官是一位怪虫，見到女人就垂涎三尺，張太平就常常替他帶頭，牽線指引，不知有多少年青的女人遭受到他的播弄，張太平的官銜却因此而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

一直等到他跟總軍的關係搞得十分穩固之後，於是他就藉藉這點關係，大大的活動了。

當時，日軍當局正在施行極端統制，而他却靠着總軍的庇護，在經營土產出入口生意，包庇了B埠整個巴剎的買賣。同時，在特殊的條件下，他更可以隨心所欲，走私、欺詐……使他看着實實的刮了一大把，這一次，張太平總算是心滿意足了。他從欣慰之餘，不辭也感羨着總軍給他的恩賜，而高呼着：「總軍萬歲」。

然而，事實畢竟是巨大的出乎張太平意料之外，他萬萬沒有想到，僅僅是一顆原子彈，卻在他認為是堅強無比的總軍却因而垮了台，這一來，張太平頓時失去了一廬強而有力的靠山，樹倒

開羅散，當萬千的人民伸着兩隻受盡苦痛的手，懷着一種莫名歡欣的熱情在迎接和平的來臨時，他却連忙挾着幾年來所刮到的金錢，帶着老婆，逃難到X埠去了。

(五)

當張大平無聲無息的再在聯邦的B埠出現時，算來已是和平後的第三年了。那時人們雖然也都以驚奇與仇恨的眼光瞪着他，但卻僅僅限于怒目疾視而已，不知是我僑胞素來健忘，抑是寬大為懷，對於這個在日槍時期作惡多端的張大平，誰也不顯出面向他清算一筆血債。人們似乎都從懷得我國固有明哲保身的中庸哲學，摸摸自己身上劍痕，打掃自家門前的糞土，其他的閒事，便再也不願多管了。

不過，張大平到底不是個庸才，他對於屁股上的那條尾巴，當然是感惡毒的感到驚悸不安，他知道假使要把這條尾巴割掉，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惟一的方法，只有想法遮住它，把它掩藏起來。當時，這個小小的B埠因為經過了一次戰亂，一切創痕未復，尤其是那間平民學校，早已七零八落，破爛不堪，張大平看準目標，於是慷慨的捐出了一筆錢，把學校修建起來，恢復上課。這一來，他馬上得到了B埠人士的交口讚譽，雖然骨瘦也仍然要証顯一副整，但這並熱

甘，所以事後特地跑到埠上一位名相師那邊去算命，結果給算出張大平該是命中無子時，張太太好像得到了一座有力的靠山，馬上向丈夫反攻，理直氣壯的說：

「喂！別怨天尤人了，總之，這是你的命，該命中註定該死，就是送進醫院也仍然逃不了這個厄運的。」

「這是我的命，誰告訴你的，他媽的……」張大平本來就有滿腔氣忿，聽下可更加光火了，於是掄起右手，在張太太的左頰上就是重重的一巴。張太太猛不防的他真的會來這麼一着，就像一隻受傷的老虎，馬上咆哮起來，呼天呼地的哭鬧：

「呀！慘敢打我，你這沒良心的東西，好，你打死我吧！」說着，把身體一直挨近張大平的身邊，好像真的要讓他打個痛快似的。

「去你的，我打你還要緊。」張大平隨勢將她一推，她踉蹌了一步，差點倒下來，於是她更加發作起來了，她瘋狂般的哭鬧喊鬧，兩隻腳不斷的往地上跳，像個生氣了的小孩子。忽然她跑到廚房裡去，把那些碗杯，一個一個地扔在地上，乒乒乓乓，像戰場上的砲火，緊要得很。張大平萬想不到他的太太只帶了一個巴掌，竟會發起這麼大的脾氣，心裡的確着了一怔，連忙趕上前去阻止她，但是她却越哭越兇，越來越傷心，眼淚與鼻涕像兩道泛濫的河水，不斷的溢出來，

財，有洋房住，有汽車坐，物質上的享受是够優裕了，但是他的精神反而愈感空虛起來，他始終覺得他的生命有一個很大的缺憾，而這個缺憾，絕非物質上的享受所能彌補得來的。張太太的那種古怪的脾氣，潑辣的作風，早已使他感到厭厭，尤其使他煩悶的是張太太自從頭兩胎的孩子夭折之後，迄今就再沒有替他產下一男一女。落得他年逾四十，而膝下依然空虛，這叫他怎不為之傷心呢？所以他的內心便有了一種強烈的企求。他渴望要娶張太太呀！

張太太聽他說要娶張太太，這無異是給他一個晴天霹靂。一個女人最怕的就是丈夫另有新歡，雖然還不至於拋棄自己，但酸酸澀澀醋醋的確忍受不住，所以張太太聽到丈夫要娶張太太時，馬上和他大吵起來。這一吵，居然又是吵得很兇，張太太說錢是他賺的，他有絕對的自由權，張太太却說：

「你現在有了一些錢，就敢如此放肆，別以為這些錢就是你賺的，要不是我日夜為你揮神，看你現在還有命，恐怕日治時期，也早已和許多人一樣，到義山上去佔一方土地了。」

「放屁！錢是我的本領賺來的，與你揮神有什麼相干？」

「呀！你這沒良心的人，我和你結了婚，十多年來，有那點對不起你，你現在發了財，就想拋棄我，嗚……嗚……你也不想看看，你的這些財是怎樣來的，你現在想拋棄我，沒良心，看你

將來不會給雷公劈死，噯……噯……」張太太本性發作，又是哭哭啼啼的吵鬧起來。這一來，可真使張大平感到頭痛。張太太的脾氣，他早已領教過的，假使認真和他吵起來，勢必不可收拾，尤其是她現在居然挖起了他的痛疤，這件事可非同小可，假使傳聞出去，他的名譽地位，豈不要一旦爲之破產，那還了得？所以他只好陪着笑臉，向她要求道：

「噯！你別多心了，我娶了姨太太之後，並沒有存心要把你拋棄呀！你也應該替我想一想，我倆的年紀已過了四十，但膝下仍無一男半女，將來偌大的家產，要誰來繼承呢？」

張太太聽他談起了這件事，像是被擊中了心窩，心裡就是一陣陣痛，她現在真有些恨起她那不爭氣的肚皮，恨不待能夠立刻生出一個孩子來，好堵住大平的藉口，然而這畢竟是不可觀的事，於是她向大平反辯地說：

「噯！沒有兒子，還是你的命，我難道就有替你生過兩個，但是你的命中註定該是沒有兒子，就是多娶幾個姨太太，也是沒有用的。」

「噯，我的好太太，別太固執了，反正我娶一個回來對你也有好處，她可以幫忙你做工
噯——」

「噯！我才沒有這種願氣。總之，一句話，不准你娶，你要娶，我就跟你拼命。」

張大平看到這樣苦苦要求，竟也得不到太太的同情，也就有些冒火起來。

「好！你不答應，我偏要娶回一個，看你有什麼辦法？」

張太太看到大平立意如此堅決，又想到自己偏偏不再生兒子，假使和他鬧下去，吃虧的感覺還是自己，男人心如野馬，強而壓得住他，於是考慮了幾天之後，終於硬着頭皮，答應下來，但要張大平答應她一項條件，就是把財產劃一部給她，保證她後半生的生活，張大平於考慮了幾天之後，也終於答應了下來。於是張大平娶回了一個張太太，而張太太却得了大平劃沙給她的一百俵結婚圖，同時還奉還了一些經濟大權。

(七)

張太太姓王，但或且是姓黃，名叫秀珠，也叫露絲，至於年齡吧！看起來有三十左右，打扮起來却只有二十五六，不過這些都不管，反正像她這種人原就不需要有一定的年齡及姓名的，只是當地用王秀珠的名和張大平在報上登了一則結婚啓事及在首途酒家舉行一個頗為盛大的婚禮之後，她的張太太名份便據決定了下來。

說起張太太，一雙瓜子型的臉龐，不大也不小，一對黑眉毛像實則較平穩的安放在那對靈活

而迷人的眼睛上，那隻高而的鼻樑端端正正的放在嘴唇上，至於那張嘴呢！可真像一隻櫻桃，說話時像隻黃鸝兒叫，皮膚雖有些圓潤，但身體却頗窈窕，一頭波浪式的捲髮，像一個蜂窩，兩頰雖有稀疏的小雀斑，但因經常塗上鮮紅的胭脂，所以也就看不出了。她不但具有鄉村姑娘的嬌莊，也具有城市女郎的妖艷，難怪張大平會如癡附癡的愛上了她。據說她原是出身地村的良家女子，而且已結了婚，只因她虛心太重，嫌夫家貧窮，所以鬧着離了婚，跑到××酒家來做女招待，家中有一老母及弟弟。當時張大平爲了交際上的廣闊，上酒家簡直是家常便飯。當她第一次認識她時，便被她的姿色迷住了。於是乃極力向她追求，而她也知道了張大平是個相當有錢的大頭家時，也就樂於相就，經過了幾個月荒蕪的羅曼史後，終於成功了這段姻緣。張大平除了發給一張五千元的支票，說是做她母親的生活費外，並許了一個諾言：只要她能替他生下一個男孩時，他便把財產割一部份給她。

張太太自從和張大平結婚之後，像是掉到了一個金飯碗，心裡感到無限的忻慰。而她服侍張大平也十分體貼周到，她整日打掃掃花枝招展的，丈夫工作時，她便找朋友打牌；丈夫一回家，她就陪着他過他的歡心。吃飯時她替他添飯。飯後，她倒茶給他喝，拿面巾給他擦臉……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張太太以前所沒有這樣做的，尤其是當張大平受了某種刺激而生氣，抑或感到有些

疲勞無聊時，那她就會挨坐在他的身邊，向他擠眉弄眼，撒撒嬌，使張大平覺得心花怒放起來。晚上臨睡之前，只要她有意無意的向張大平挑逗一下，那麼她要現鈔或是現銀，幾乎是無不達到願望，所以張太太的破洞補得慢，不但金銀鑽戒，一應俱全，身邊一千幾百元的現鈔也是常有的事。

張太太入門的這兩個月，情形還好，因為她肯幫忙張太太做工，比方說煮飯，洗衣服，買菜，種種樣樣都做，而且她也會玩花槍，討張太太的歡心。所以張太太雖然很恨她，但一時找不到藉口，也就沒有辦法。可是兩個月之後，張太太就有些厭倦了。她那浪漫感性的脾氣，那能整天坐在家裡做工，所以她就向張大平吵着請個傭人，張大平當然是答應了這個合理的要求，所以每月花了一百元請來了一個傭婦名叫王媽。

張太太是個刻薄世了的女人，一分錢看得比牛車輪還大，她看到丈夫每月花了一百元請來了一個傭人，心裏十分悲痛，所以她當時又和張大平吵了一番。

「家中只有三個人，有什麼做不完的事，用得着請傭人，你現在有了錢啦！便任意揮霍，看你頭家做得長久嗎？」

「噯！我的好太太，你現在別管太多閒事，安安樂樂的吃口飯好了，請個傭人來幫你料理家

孫，難道還不好嗎？一張大平鏡映小孩似的向她解嘲，她雖然心裡仍有些悻悻，但也沒有辦法。

從此之後，張太太便是莖殺雞的野馬，她現在可以不必做工了。洗衣、煮飯、由蕭蕭王媽一手包辦，三餐飯後，除了打打牌，看看電影或一些大明星的畫報之外，便無所事事了。

張太太是個心地狹窄的女人，自從張太太入門以來，好像給她帶來了一枚眼中釘，時時刺得她眼睛發紅疼痛。她看到張太太很得到丈夫的寵愛，內心興起了一陣強烈的醋意，尤其是張太太那種風騷妖冶的態度，更使她感到肉麻刺眼。於是她倆便時時吵鬧起來。

是一個早上。飯後，張太平照例驅車上公司辦公，張媽太則忙著在房間裡打扮，要上李三姑的家打牌去。可是當她口哼着一首歌曲剛從房間裡出來，就碰見了張太太，只聽得張太太鄙夷似地說：

「不要臉的狐狸精，整天打扮妖裡妖氣。一點工也不做，只顧着打牌，我們女人的臉都給你丟掉了」。

「什麼！你才是狐狸精，我打得妖裡妖氣干你鳥事！」張太太聽了張太太的話，立刻止了腳步，掉轉頭來，反唇相稽的說：

「當然有關係，你這賤貨，搶去了我的丈夫呀！真不害臊，天下的男人這麼多，偏要嫁給大平做小，這不是貪大平有幾個錢，告訴你，別做梦了。」張太太越說越起勁，簡直是在向他挑戰了。

「你這惡雞母，也爛貨，我有我的自由，用得着你惡雞母瞎操心，你有本事，叫你丈夫別娶我好了，何必在喝就醋。」張太太也不示弱。

「嗚呀！你居然敢罵我，那來的胆量？告訴你，你敢再罵我，我就打你，臭雞婆」。張太太左手擦着腰，右手遙指着張太太的臉孔，狠惡的說。

「惡雞母，你敢罵我，我為什麼不敢罵你？」

這一來，張太太可真被激惱了起來，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兩粒黑溜溜的眼球像是要化做榴彈射過去似的，只見她一個箭步，馬上冲到太太的面前。

「好！你真的敢罵我，我現在就打你」。說着，左手很熟練的揪住了太太的那頭梳得油滑的頭髮，右手在她的左頰上就是一個巴掌，打得太太那原先整滿圓筋的臉頰更加紅了起來。

張太太猛不防她真的會來這一着，心裡着了一怔，兩隻手也就拚命的向張太太身上抓，結果只抓到她的衣襟，於是兩個人一推一扭，便兩隻母親在鬥着。這時，正在廚房裡洗碗的王媽，聽

到了一陣吵罵聲，連忙趕出來，一看之下，只見張太太那隻粗大的手，一直落在姨太太的肩膀上，臂上……而姨太太却面色青青的，除了拼命在掙扎之外，顯然是毫無回手之力，王媽連忙上前勸解，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她倆分開。張太太個子高大，身強力壯，這一次她顯然是佔了上風，只是衣襟被扯破了一角，而姨太太還回却吃了一個大虧，計背部胸部及肩膀，不知飽受了多少拳頭，急得她面色山紅變青，由青變白，汗珠和淚水滾黃河決口般不斷的迸出來。

「好！你打得好，打得好，勝……」姨太太像個受了委曲的小孩子，一頭梳得整齊的辮髮這時變得亂蓬蓬的，披在額上，像個戰敗的勇士似的，一直闖進自己的房間裡去。

姨婆在房間裡痛哭了約有半個鐘頭，大概覺得很有些倦意了，於是漸漸的止住了哭聲，却聽得張太太還在外面罵她，她的心裡又是一股悲憤與氣忿，於是立刻去搖個電話，叫張大平回家。

張大平倉倉皇皇的從公司回到家裡，就聽見姨太太在房裡的哭聲，他的心起了一陣納罕，連忙推門進去，只見她正縮在床上抽搭，張姨太太見到張大平回來，像是得到了一個保護，也像是找到了一個發洩的對象，於是更加大聲的號啕起來，張大平伏在她的身上，百般安慰她，問她：

「到底是爲了什麼事呀！」

張姨太太沒有回答，反而把臉轉向床背後去，一直的嗚咽着，張大平心裡急得很，這去問太太

太，却見她正跪在地主公的神像前燒香，於是他又趕到廚房裡去問王媽，王媽把剛才所發生的事告訴他，他看了一愣，連忙趕回房間裡去，想安慰姨太太，但一時却不知說什麼好，只是不斷的房裡裡踱着方步，而兩隻手一直用力在搓。

張姨太太看到大平被房裏趕出去，心想一定會去罵太太，舒舒她出口氣，現在見他又無聲無息的跑回來，真是去碰得狠。於是，她馬上從床上翻身起來，哭哭啼啼的投身在張大平的懷中，兩隻手一直的在他的胸部揉着。

「呀！你們欺侮我，想打死我，嗚……」

「唉！你為什麼要跟她吵呢？她的神氣是頂壞的呀！」張大平像是同情又像是怪責她地說。

「什麼？是我跟她吵，呀！你幫她說話，你幫她欺侮我，嗚……」張姨太太坐在大平面前吵了一下，大平一定會幫忙她，去罵阿英，誰料他卻說出這些話來，這真非她始料所及，這回她可實實在在的感到傷心起來，於是又鑽回床上去，翻來覆去，呼天搶地的痛哭着，任大平怎樣勸她，都沒有效果。張大平覺得沒有辦法，大概也猜到了她的心意，於是也就跑去質問阿英。

這時，張太太剛好拜完了神，大平見到了她，劈頭就問：

「喂！阿英，你們到底是吵什麼呀！你為什麼要打她呢？」

「什麼？我打她！笑話，告訴你，別以為你幫忙逃，我就害怕，臭國籍。有本領的儘管出來，多叫幾個人來幫忙，怕的才是烏龜殼。」張太太狠狠的頂着大平，聽了太太的話，張大平連忙向她解釋道：

「唉！斷你聽我講，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以後忍耐一點，別整天吵吵鬧鬧的，怪不好看的！」

「有什麼不好看，你怕吵吵鬧鬧，就別娶她。」張太太揮着鞭，驕傲的說。

張大平耐了一番冷語，又跑回房間補去，他這回真是氣壞了，既同情太太，却又怕太太，怎麼辦呢？他一時不覺跌進了慘痛痛苦的深淵中……

「喂！我求求你，還是忍耐一點吧，今天的事，就算我錯，我替你陪罪好了。」百思不得其法的張大平，只好擺出一副乞憐似的態度，要求地說。

張太太哭了許久，大概也有些乏味了，而且因為這樣哭下去，也哭不出一個好結果來，於是她驕傲地又從床上翻身起來，兩隻杏眼直瞪着張大平，唐突地問道：

「大平，我只問你，你到底愛不愛我？」

「當然愛你。」張大平冷不防的總會問起這件事，連忙不加考慮的回答。

「但是你為什麼會這樣怕阿英？」

「噢，我並不是怕她，我是爲了家裏名譽考慮，不願和她吵嘴！」

「可是我這樣却實在受不了了，她整天罵我嘲笑我，今天我忍耐不住，頂了她幾句，她就打我，你想，我……」說着，她又啜泣起來。

「好了好了，以後她要是罵你，你就把它當做耳邊風，不睬算了，反正只要我愛你，你難道還怕嗎？別談這些吧！噢！我帶你看電影去」。張大年像哄孩子似的在安慰她，這場風波總算平息了下來。

(八)

從此之後，張太太的攻勢似乎是越發強盛起來，她整天在找機會，毒罵張太太，藉題發揮，肆意毀謗。比方說，只要她倆一碰頭，她就一定先吐一口唾沫，然後有意無意的罵一聲：「不要臉的賤貨。」張太太是不敢回聲，於是她得意地笑了；假使張太太不自量力，罵回她一句，碰老虎或惡狗，那她就會馬上站住，擺着一副就要打架的樣子，滿面殺氣的说：

「什麼？我又沒有罵你的名，你承認你自己是不不要臉的賤貨嗎？英雄！」

「我也沒有真確的名。難道你自己也承認是鳳雛母嗎？」假使張太太再不自量方頂她幾句自己認為是很有理由的話，那就難免要飽受幾下拳頭，張太太在這方面所受的委曲，真使她像鴉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她雖然會在張大平面前撒嬌，把個張大平給管理得婆姑就姑，要說就說，但是碰到這隻雌老虎，她總是要吃個大虧，使她在精神上蒙受到莫大的痛苦。「但是，連大平既然都怕她，又有什麼辦法呢？」她這麼一想，頓時覺得自己是多麼地孤立與無助，心裡也就泛起一陣強烈的憤慨。爲了好漢不吃眼前虧，所以她只好接受大平的勸告，採取冷靜態度，對張太太的偏言謬語一概置諸不理，而張太太處視她的態度也因而變本加厲起來，她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似乎都成了張太太攻擊與譏罵的材料，所以她的心靈有難堪的苦悶，她深深的爲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觀。她想，靠着她的姿色，目前雖然可以抓住張大平的心，還不要緊，可是萬一有天他的心變了，那麼她在張家的地位豈不要因之動搖？張大平雖說也買了給她許多貴重的首飾，但還難維持她一生的生活嗎？想到這裡，她的心起了一陣痠疼，不禁有些黯然神傷起來。

「只要你能够替我生下一個孩子，我就把財產剩一部份給你」。張太太在極端的苦悶之餘，慢慢地想了張大平當初對她許下的諾言：「對！現在張大平年過四十，而膝下尤虛，只要我能替他生下一個孩子，那麼我的地位就可以鞏固了」。她這麼一想，真恨不得自己的肚子馬上跟大起

來。可是結婚以來，已經五六個月了，却始終沒有一些喜訊，她整天整夜，心驚肉跳的在盼望着能有這麼的一天，但都失望了。一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懂我自己……對，這一定是他不行，是他……既然這樣，那麼長此下去，該怎麼辦呢？非得謀一個補救的辦法不可。張太太把這件事在腦海裡盤旋了好幾天之後，終於他找到了一條出路，像是在茫茫大霧中給她找到了一盞明燈，她的心坎頓時開朗起來。……

那是一個天氣陰沉沉的上午。

張大平於早餐之後，照例上公司辦公去了，張太太也照例在房間裡打扮，她今天裝飾得格外美麗，一件淺綠色的旗袍，一雙純白色的高跟鞋，嘴脣塗着口紅，頭髮成了許多香水，使本來已够美麗的她更加顯得妖嬈了。她打扮之後，站在衣櫥的鏡前仔細的端詳了許多遍，認為完全滿意，實在再也找不到什麼缺點之後，便提著那個白色的小手提包，一搖一擺的上李三姑的家打牌去了。

李三姑是個寡婦，自從丈夫死後，就在家中設起一個賭攤，專門招一些太太小姐們打牌。這天，張太太到了她的家裡，只見兩桌已坐滿了八個人，沒有空位，李三姑本身亦在其中，她看到張太太來了，連忙招呼她說：

「呀！張姨太，怎麼這麼遲才來，等我這頓牌打完之後，讓位給您。」

張姨太看到沒有位，正中她的下懷，於是她說：

「不必了，你自個兒打吧！喂！小東呢！他在嗎？」

「小東！他在樓上」，李三姑答道，隨即高聲叫道：「小東，小東。」

「喂！」想來不久，現在正輪在沙發上欣賞一張裸體相片的小東，聽到藍媽喊他，連忙收帶口哨，從樓上奔下來，他一見到張姨太，立刻上前招呼：

「哈囉！張姨太。」

「小東，我想下樓買一點東西，你汽車在嗎？」

「在，在。」小東聽她這樣說，心裡一陣高興，連忙開着汽車，雙雙下樓去了。

小東是個三十左右的小白臉，身份不明，也沒有什麼職業，自從李三姑在家裏設立一個賭館之後，他便時時出入她的家裏，後來據說便被收為乾兒子，整天在家裡做一些打什工作，別看輕他這行下賤的工作，他也有一架嶄新的「喜臨門」呢！

到了樓底，張姨太到了一間洋貨店買了一些香水及絲襪之類的東西後，特地請小東上酒樓，叫了幾樣菜，還叫了一瓶「勿蘭地」。

張太太今天似乎特別興奮，但却也有些驚慌，一顆心不願在忐忑地跳動，她鼓足勇氣，一口氣飲下了兩大杯，使她兩頰泛起了嬌豔的紅暈；小東今天則更加高興，一樣的陪她喝了兩大杯。過了許久張太太已有些醉意，她對小東說：

「來，我們回去吧！」說着，一對眼光像兩條蛇似有意無意的瞪了他一眼。

這時，小東的心，好像真的有點蛇在心窩中鑽動，他的那雙裏漆的眼睛貪婪的瞪着張太太身上的每一部份，全身的血在急遽的奔流着。平常在李三姑家時，小東就曾衆人沒有注意時，偷偷的摸了好幾次張太太的大腿，但逃不了要遭一個白眼，難得有今天這麼一個好機會，他豈肯輕易的放過？於是他也假意的答應要回家，却把汽車向X X旅館開去，張太太帶着幾分醉意，也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却假裝不懂，她看到她目的已經達到，心裡一陣高興，剛才的酒氣已消去了一半，但她却假裝昏昏沉沉的睡下去了……

此後，張太太和小東的這幕鬧劇，也曾陸陸續續的再扮演了好幾次。

(九)

張太太的生理上是忽然起了變化了：嘔吐，愛吃酸的東西，整天感到頭暈，連李三姑的家也少

去了。她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心裡感到欣慰，也感到駭怕，同時也有些歡喜，不過這些都不管，反正她現在願望已經達到了，她的心裡有一幅美麗的遠景。

終於就在一天晚上，她把這件事告訴太平：

「太平……我有了……」說着，她故意搖盪的鑽在他的懷裡。

「什麼？你有了？」張太平聽了她的話，頓時樂得心花怒放起來，他多年來所日夜新望的東西，如今姨太太果然爲他帶來了。

「珠，那麼從此以後，你得好好保養身體，要吃什麼，儘管叫王媽去買好了，至於錢呢！還有嗎？哪！我再給你五百元。」說着，他在她的面上吻了一下，然後拿出閃爍，開着一張支票給她。

從此以後，張太平對於姨太太可說是倍加寵愛起來，一有錢，便駕着汽車，載她去拍電影，兜風，惹得張太太不少的紅眼，而她自己却像是得到了一張護身符，未至有些喜形於色，直等到十月胎滿，果然生出了一個又白又胖的男孩。

滿月的那一天，張太平特地開一個盛大的宴會，大大的慶祝一番，張姨太太因而在張家豎起了一個堅固的地位，張太平履行當初的諾言，想把財產劃一部份給她，但她却說要現款，結果張大

平替他在華僑銀行開了一個二萬元的戶口。

張太太自從張太太生了一個又白又胖的男孩而大得到大平的寵愛之後，心裡可就更加妬恨起來，於是吵鬧也就更常了。每當她看到張太太抱著小孩逗着玩時，便會粗惡的罵道：

「狐媚精，別以為會生一個孩子就不忌，人家也一樣的生了兩個。可是大平命中註定無子，看你將來養得活？」

張太太經她這樣一罵，真是生氣得很，但一想起這孩子的出身時，也就容忍了許多，而且假使跟她吵，吃虧的免不了還是自己，所以是只好用最大的毅力來忍受精神上所蒙受到的磨折。張太太看到她的孩子不但沒有死去，反而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心裡除了嫉妒妒恨之外，也就興了一陣真感。「可不是嗎？現在她有了孩子，大平更寵愛她，而我掉下伶仃，將來年紀老了，該怎麼辦？大平的遺產豈不全要落在狐媚精的孩子之手？」遂把這個問題盤算了許多天之後，於是也不發覺大平的同意，就花了一千元，買了一個嬰孩給子回來。

從此之後，張大平的家更是鬧得天翻地覆，鬧大不寧。大平工餘之際，假使抱着張太太的兒子，張太太一定會齜眉搨眼，呼着白眼瞪他，假使抱着太太的嬰孩，張太太也會顯得不高興；

不管是買什麼東西，兩方總要分得平等，否則便會被指爲偏愛；兩位太太一吵架，他便要被夾在中間，張太太比乎比脚罵他，姚太太哭哭啼啼的向他發洩委屈，而他自己呢？既寵愛姚太太，又怕張太太，幫這個也不好，幫那個也不是。弄到他左右爲難，更糊塗了。「唉！早知如此，倒不如花一些錢，去處處作樂，可以自由自在的，也免得整天受這種烏氣。」張大平現在簡直有些懶懶起來，齊人之福可真難享呀！

(十)

據說一個人在馬來亞，榮枯得失，都是很偶然的。有許多人，一夕之間就發了財，由窮光蛋一變而爲頭家；有許多人却於一夕之間破了產，由大頭家一變而爲窮光蛋，看穿了，人生原亦不過如此。就以張大平來說，靠着他那奸詐刁滑的手段，步步爲營，穩紮穩打，居然也掙到數百千身家，可是自從鴉片禍慘狀以來，他的投機事業一連遭到了好幾次的慘敗，尤其是有一宗走私的生意，不幸被當局查獲了，單就這幾個巨浪，就已把張大平的那座金屋覆而建在沙灘上的寶塔沖倒了。雖然他現在還不至於破產，但在經濟週轉方面，却的確是十分拮据，受了這幾度的打擊，衆之家中兩位太太日夜吵鬧，真是攪得他神思恍惚，神精不寧，他的性情變得粗野而暴燥起

那天晚上，正是「××」巴士公司該選董事長的日子，張太平於一早上公司去之後，就沒有回家。張斌太勉強的用了晚飯，便獨自在家閒裡，她今晚有着一副異乎平時的不安神氣，許多問題在她腦海中盤旋，使她感到苦悶。她坐在那裏靠窗的沙發上，拿着今早小東給她的那封信，重新看了一遍。

「……你近來享了福，竟把我遺忘了，我一請請了你好幾次，你都不肯來，好狠心呀！現在我給你最後一個考慮的機會，今晚九時正來李三姑家當面商量，我在等着你，否則，可別怪我無情。我想，五千元數目並不多，我們的孩子總不止值得此數吧！而且我早已告訴你，這是我向你最後的一次要求了，請仔細的想一想，到底要名聲好呢！還是要五千元錢好？……」看到這節，張斌太太再沒有看下去的勇氣了，她的心不斷的在忐忑着，像有無數的毒虫在蠕動似的。看着手上那隻金壳的腕錶，那支長針不斷的在移動，已經是八時三刻了，這時她的腦海裡亂得很，像有一團解不開的亂絲纏住似的。

「唉！到底要怎麼辦才好呢？去吧！給他五千元，向他妥協吧！但他難道就肯罷休嗎？不去吧！他就要宣佈我的秘密，那麼我……」她簡直不敢再想下去了，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心裡

焦急得很。他猛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又不安的在房間裡踱來踱去，當他走到我書樓前時，有意無意的推開了機關，於是一首清脆响亮的歌聲隨之激盪起來，吵雜而刺耳，大概經過了一分鐘，她厭煩的又把它關掉，可是就在這時，隔壁却忽而傳來了一個孩子的哭聲，一會兒，只見張太太已潑潑然的出現在她的房門口，揮手劃開的風道：

「臭妖精，今晚太平不在家，你就顯了是嗎？你爲什麼把我的孩子吵醒了，壞心肝，看你不來會有好死？臭野貓，你敢再鬧就管機，我就揍你，哼！」

張太太冷不防的輕抽這一頓的諒白，先已够憂鬱的心田像是被丟下一塊巨石，更加感到沉重了，她現在真像是一隻可憐的羔羊，陷於迷霧中，所得到的全是冷眼與威脅，沒有一個人同情她。她想煩張太平。近來因爲事業失敗，人也變了，沒有像以前那樣溫柔的愛她了，而且聽說他在外頭又有新歡了呢？男人的心原就是這樣，誰能抓得住？現在她的生活中似乎全是不安與痛苦，絲毫沒有樂趣，張太太說她爲眼中釘，整天凌虐她；小東擺出流氓的態度，整天威迫她，她現在還有什麼好的期望的呢？想到這裡，她不禁也悲傷得哭泣起來，當初她所以會嫁給張太平做小，目的就在追求物質上的享受，可是現在這一切都已得到之後，又怎樣呢？反之，一種比物質上的享受更可貴的東西却在無形中被遺滅了。「呀！太荒唐了，太荒唐了，一切真像一場惡夢。」

她的心不斷的在懊悔着。抬着頭望着那支銀白色的霓虹燈，正放射着雪亮的光輝，幾隻飛蛾，熱烈的在周圍飛旋，她忽而好像得到了一個啓示——「對，我還年青，回頭是岸，還是走吧！乘早捨棄這座金色的墳墓，追求新的生活去，邊給我的兩隻手，至少還可以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想到這裡，她好像在茫茫的黑夜裡找到了一盞明燈，心裡頓時亮明了許多。於是匆匆的寫了一封信交給王媽之後，終於狠起胸膛，揮脫了樊籠的桎梏，投身自由新生的大道，向前邁進。

(尾聲)

「噔噔……」敲鐘的响聲擊破了張大平的思緒，他從痛苦的回憶中驚醒過來，環顧周圍的一切，是死一般的沉寂，他憤憤的看那張才掉在地上的那封姨太太的書信發愣，霓虹燈正在放射着慘淡的光輝，照射着他的臉有些蒼白，原野的昆蟲在悲鳴，正像他特愛爲張大平在喪禮悲哀的樂曲……

然而誰又知道張大平在一陣悲哀過去之後，不會展開他那許爲奸刁的懷被，向人生再作一番掙鬥呢？

後記

假使說：天^才也有聰明與愚笨的話，那末我該是一個非常愚笨的人，工^作也有勤勞和懶惰的話，那麼我該是一個非常懶惰的人。

以我還是一個非常愚笨而又非常懶惰的人，現在居然也有機會出版集子，的確算是一個奇蹟。說起來，大概是因為一顆向上的心還沒有泯滅了吧！

文藝^{工作}是實現的工程師，它負有反映現實，改造社會的任務，責任這麼艱鉅，其工作之困難可知。我是一個學識淺陋，經驗淺薄的小子，當然是不配談什麼文藝的。不過我對於事物却有很強烈的愛憎，爲了不願使我的生命過得太空白，所以當這種愛與憎恨的情感在心田中洶湧澎湃的時候，也往往喜歡拿起筆來，信手塗鴉的結果，在一九五三——五四年間，居然也就寫了一些不成樣的作品。

但是，一個人的理想往往會遭到意外的挫折，爲了環境及健康的關係，整整有兩年的時間，我沒有拿過筆，我想大概是要永遠離開在文藝的路旁，做個落伍者了。然而萬料不到，這次卻有機會出版了這本集子，我的內心雖說也有一些歡欣，但却有更多的歉疚。

這本集子裡所收集的，除了「火炬運動」是新近才擠出來之外，其餘的都是「一九五三——五四年間的著作，會分別以不同的筆名在各報章發表過。我大膽的選出了二篇散文，當做這本集子的序文，我想讀者們不難從中領略一些情趣，我自己深深的明白，這本集子所收集的作品，都是非常幼稚的，這大所以有勇氣出版，無非想多招幾個錢子，照照自己的缺點。我國文豪魯迅先生曾說：「凡是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的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和，亦非反對，如置身在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呀！」所以我想：一本集子的出版，只要有人肯批評，不管是讚揚抑是指謫，總是作者的光榮。我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得到讀者們多多的批評與指教，假使我也有這份光榮的話。

一九五六，十一、十五。

熱帶文藝叢書第二種

黑色的牢門

雲翼風著

內容介紹：

本書計收集了六個短篇，計八萬言。作者從現實生活中發掘了健康的題材，通過樸實的筆調，忠誠的描繪了現社會中可憐可憎可愛的圖景。尤以「火炬運動」這篇作者運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客觀的報導「火炬運動」的動盪及一般人們的反應情形，的確是一篇難能可貴的反映現實作品。至於當做本書序文的二篇隱喻性散文，寓意深刻，筆鋒簡潔有力，給讀者們明確的指引着一條健康的方向……

經已出版 定價叻幣壹元

熱帶文藝叢書第三種

號角

(詩集)

魯彬著

全集近千行 已在排印中

熱帶文藝叢書第四種

讀書問題

(短篇小說集)
紹問瀝著

新書預告 行將出版

黑色的牢門

（熱帶文藝叢書第二種）

雲裏風著



熱帶文藝叢書第二種

黑色的牢門

著作者：雲裏風

文匯出版社印行

南洋各地各大

書局均有代售

定價叻幣壹元

一九五七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7角

小说集

黑色的牢门

云里风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年02月08日